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廣雅書局刻

DS
753
.K93
1887
v.1

明史紀事本末序

編年之史自春王序傳之史自
子長而紀事之史古無聞焉然
而賈誼賈山借秦為喻千秋金
鏡述古作鑒說者謂其言甚類
紀事特徵焉而不彰略焉而不

廣雅書局重栞

詳故於世罕稱道至有宋袁樞紀事始著自此以來史體遂三分矣夫考一代之統系必在編年尋一人之終始必存序傳若夫捆車載乘至可汗牛充棟集帷尤難衡石一事而散漫百年

之中一事而縱橫數人之手斷非紀事不爲功宜其書公卿樂得而爲討論朝廷樂得而備顧問也有明三百年事如棼絲若其經營之宏遠纘緒之英偉君臣一德而昌上下睽否而亾宦

廣雅書局重栞

寺執柄而孽延數世女戎造妖
而禍發盈朝大禮聚訟而思假
天饗祖之難盜賊蠭生而思守
令險阸之要賈子有云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一代興衰之緒實
志古者考鏡得失之林也谷子

霖蒼夙有綱羅百代之志既膺
簡書督學於浙以其衡文之暇
搜緝明世全史分紀其事得八
十篇復各列為論斷次見於後
閱其紀事而汙隆興廢之故賢
奸理亂之形洞如觀火較若列

眉更讀其論斷諸篇又無不由
源悉委揣情據實賈昌之說故
事歷歷目前馬援之畫山川曲
折具見洵一代良史也

皇上右文求治博購羣書金繩玉
檢重趼而至行見事畢榮躋挾

中郎之枕秘遇
聖天子止輦諮詢因得從容為過
秦金鏡之詞自附於二賈九齡
之後垂光史冊著美
熙朝余且得簪筆而記其後也
是為序

廣雅書局重栞

時

順治戊戌嘉平太子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聊城

傅以漸撰

自序

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迹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盲左之編年則包

廣雅書局重栞

舉而該浹比之班馬之傳志則
簡練而櫽括蓋史外之別例而
温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
成書蒐羅條貫蓋其難哉余謬
承學政之役念當
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采

勒成一編以補前史緬惟高皇
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
反正風驅電埽可不謂隆焉仁
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
良浹洽歌詠太平繼體之休風
也英宗御極耆舊罷政閹豎擅

廣雅書局重栞

權遂至翠華輕出乘輿北狩自非樞臣晝謀景帝踐祚則虞淵之日墜地而已及乎南内奪門忠直被誅宗社卒賴焉憲宗嗣服不脩儲怨更加謚號寬身之仁也乃憸相柄權大璫羅織祈

於登明亦云惡矣孝皇恭仁莊敬虛懷納諫朝多藎臣野無兵革至其晚年尤勤宣問歷選列辟稱郅理焉武宗巡遊無度寵任逆瑾晚乃芟除寘璠宸濠禍變旋踵顛而不亾亦其幸爾世

廣雅書局重栞

廟藩服入纂綜核察察奸輔蔽
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穆宗守
文俺答封貢乃輟朝日久中旨
竊叢無足數也神皇秉運豫大
豐亨征徭既繁百工叢脞揆厥
亂源所自來爾光宗危懼之餘

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祐
良足悲也熹廟拱手權歸宦寺
元黃之戰毒流搢紳胚胎禍亂
於斯酷矣懷宗沖齡手翦凶貂
父老喁喁聿觀厥化乃以數乘
陽九寇弄潢池僚寀營私將士

廣雅書局重栞

選懦及乎刃及宮闈身殉社稷則庶幾亾國之正也嗟乎周治盛於文武漢道大於高光此前世之所以興隆也孔子傷心幽厲武侯痛恨桓靈此後世之所以衰微也綜觀明政何莫不然

昔湯臣進規鑒於有夏姬朝作諷戒在殷商惟我皇清開天初造攬勝國之惠逆察己事之明驗保世滋大毋亦於斯鏡見焉余不敏泛瀾眾家編綴是書比於九齡之千秋金鑑

廣雅書局重栞

德秀之大學衍義雖材智不逮
亦復竭其愚忠云爾
順治戊戌冬十月提督兩浙學
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譔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起兵
卷二
平定東南
卷三
太祖平漢
卷四
太祖平吳
卷五

方國珍降
卷六
太祖平閩
卷七
平定兩廣
卷八
北伐中原
卷九
略定秦晉
卷十

故元遺兵
卷十一
太祖平夏
卷十二
太祖平滇
卷十三
胡藍之獄
卷十四
開國規模
卷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削奪諸藩
卷十六
燕王起兵
卷十七
建文遜國
卷十八
壬午殉難
卷十九
開設貴州
卷二十

設立三衞
卷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治水江南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三十

麓川之役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三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南宮復辟
卷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盜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四十

興復哈密
卷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四十四
寘鐇之叛
卷四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平河北盜
卷四十六
平蜀盜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五十

大禮議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五十三
誅岑猛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五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沿海倭亂
卷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六十

俺答封貢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六十二
援朝鮮
卷六十三
平哱拜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六十五

廣雅書局重栞

礦稅之弊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六十七
爭國本
卷六十八
三案
卷六十九
平奢安
卷七十

平徐鴻儒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七十三

修明厤法

卷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七十五

中原羣盗
卷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八十

甲申殉難

廣雅書局重栞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厤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

廣雅書局重栞

幼弟俱死貧不能殮稾葬之仲與太祖舁至山麓綆
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
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
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
爲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
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嘗夜陷麻湖
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
寺時汝潁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
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
卜問避亂不吉卽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

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遂妻焉卽高后也軍中咸呼爲朱公子　九月元丞相脫脫旣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帥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守時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爲所制彭趙據濠稱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

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

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
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
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
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
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
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定遠張
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
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
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爲聚恐請益人

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納請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　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

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畫餽餉甚見親信　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

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檟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并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勿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鬬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很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憂之使

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爲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

頗內愧又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鵝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卽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爲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

廣雅書局重栞

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
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
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
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
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
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
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
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
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
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

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爲彼兵以四槖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陟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

廣雅書局重栞

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成兵旣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論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

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太祖率鎭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横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鬬和陽城諸將盭

廣雅書局重栞

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　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卽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

軍鬭德崖爲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旣而達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爲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興子爲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　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衆每戰必

廣雅書局重栞

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　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卽乞歸附請爲先鋒太祖曰爾飢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儻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也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

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險然未入江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聲言歸和陽取舟同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既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

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丞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丞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爲備禦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

之逼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總管靳
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
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
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
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
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
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

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故也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蠻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埜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臯埜先驚敗爲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　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初陳埜先被執太

祖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强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

因為書報曰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茴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

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擁舟師結寨采石圖犄角窺太平　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鬱

鬱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兄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春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

達曰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庚寅克集慶路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衆來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

廣雅書局重栞

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卽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眞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脈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鎭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鎭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

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鎭江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鎭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爲鎭江府　六月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以鄧愈鎭守　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爲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爲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爲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

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　遣使聘鎭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鎭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鎭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訪之徐達等至鎭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旣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卽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　九月太祖如鎭江

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二月長槍賊謝元帥寇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槍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

爲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槍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　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納與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爲興安府命鄧愈守之　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鎭南王孛羅普化據揚州日屠

廣雅書局重栞

居民以爲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耿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吳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

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婺源元帥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爲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散壁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礮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

廣雅書局重栞

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

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衆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守將不華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改建德路爲嚴州府五月苗帥楊完者率衆屯徽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卻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聞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

禁軍士毋侵掠是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

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參帷幄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往婺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偵知城中守將各自爲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參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命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

廣雅書局重栞

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閩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遏之其勢即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亙天頭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甯安慶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祖許之甲申

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帖木烈思石抹厚孫等
下令禁侵暴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分置中書省召儒
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
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
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
為學正吳沈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
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
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
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

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卽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於寧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

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姬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卽授博士詔帷幄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寧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元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爲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

廣雅書局重栞

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觔秤鈎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礮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元伯顏不花遇春還寧越尋改寧越爲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栅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

威擣敗之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鬬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即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阨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王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

廣雅書局重栞

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

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閩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既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

廣雅書局重栞

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

將胡大海初苗帥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
員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
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參
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
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
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
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
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荅
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
英卽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甯安慶院判張斌

脅其從己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眞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眞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鎭撫之民乃定 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

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郎上馬收
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
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賊環李守之脅炎降炎
不屈大罵賊賊抜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
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
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
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
郎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
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
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

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邵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卽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

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
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
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鑑其失協心圖治
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　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
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
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執君弼母
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
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
正遣參政何文煇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

顯江西行省參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　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

閭王保保居汝寧彼之所爲如築隄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隄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生擒之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己卯守將棄城遁　秋七月丁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鎭遠吉州二府婺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

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　五月時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

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爲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林兒卒於瓜步林兒爲劉福通所立都於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林兒復自建康至瓜步卒於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

廣雅書局重栞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　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頗亦甘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

租賦二年應天鎭江租賦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　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旣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卽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

廣雅書局重栞

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為三吳於越勢同蕞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略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蓽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

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
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
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
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寧國張明鑑據維揚八
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
守婺州伯顏不華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
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矢
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
矢費糧銖積寸累婺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
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惑諸將

廣雅書局重栞

之議正林兒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盆子聖公必蹶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卽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爲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戸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郡而上游建瓴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瀰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卽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弩末乎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頒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禎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偽號也并擒其副將魏壽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於陳冒陳姓常爲書

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强茲爲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已遣其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略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破走之　夏四月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癸酉復池州擒僞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　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

重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嘗爲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來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　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

於己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鋒銳甚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

廣雅書局重栞

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爲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雲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於檣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

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郜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

廣雅書局重栞

偕行逹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僞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撾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値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

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王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爲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

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僞約降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遣使齎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謀

合爲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閽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驗閽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曰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廣雅書局重栞

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

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内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

廣雅書局重栞

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
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
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
爲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
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
州大海率兵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
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爲廣信
府以大海子德濟爲同僉守之　七月徐壽輝舊將
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
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友諒

數遣舟師來攻僉與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于光單騎來歸　時安慶爲長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友諒旣殺普勝用別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侵建康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鬭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爲張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曰二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當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

月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諒遣其弟友仁攻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三月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平鎮逼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出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

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算
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
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
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爲鄉道　秋八月太祖決計
伐陳友諒會李明道具言友諒弑徐壽輝後將士離
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
足恃也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友諒殺主僭號犯我近
疆頻我名將覬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
從庚寅太祖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烏
數萬夾上艦而飛戉戉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

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後徙碭山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常爲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嘆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擢爲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卒

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　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太祖有難色劉基自後躡所坐胡牀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略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

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

遣使納款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帥兵襲浮梁友諒參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僞蕭總管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等迎謁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時宗泰降非本意即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

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爲旗反兵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爲鄧志明所殺泰走廣信以廷瑞甥特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荊越西南之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八陣指揮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

千餘人　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悍有膽略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

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

廣雅書局重栞

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竪木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

奪梁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鉤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吉安李明道叛守將曾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陷臨江復執趙天麟以三人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賊復攻宮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膂鏃箭深入六寸拔出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埽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

廣雅書局重栞

王者詰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

曰王上合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祖遣使命解圍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聞太祖至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

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
命舟師爲二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
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
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
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
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元帥
宋貴陳兆先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巳火延及達舟
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
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
匝焉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

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
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宋貴陳兆先俱戰死常
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兪通海來援舟驟
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
定邊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諸將
申約束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己丑
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
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卻太祖親麾之不
前右師少卻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
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

廣雅書局重栞

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胄持兵戟若鬭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烟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刭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

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眾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蔽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

廣雅書局重栞

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

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友諒猶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兵益衰太祖既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殞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

廣雅書局重栞

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吾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興鬧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埽而亡公

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糧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

廣雅書局重栞

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

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師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

廣雅書局重栞

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圖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據惟友諒驁悍爲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家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畢畱徐達等備吳壬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

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人服其勇敵將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牀疾呼曰郭四爲我殺賊英持槍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太祖曰尉遲敬

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固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

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略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荊岳郡縣

廣雅書局重栞

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
守之封陳理爲歸德侯　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
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
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
之　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
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
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
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
沖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惟德曹信逯德山鄭
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

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珪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時漢既平熊天瑞尙竊據贛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阬麻嶺牛陂諸寨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寧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　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僞漢知院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荆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　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

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戰且卻遇春曰壯士也止勿追　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

廣雅書局重栞

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簡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斂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　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孫榮祖等各籍兵糧來降遇春振旅

還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蠭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驍鷙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支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僞漢後取僞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舸柴桑陳兵

廣雅書局重栞

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諜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頻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卽殺之北面事壽輝而旋卽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所謂蠅聲紫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

之風歸命少賓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鋭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爲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廣雅書局重栞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緣爲奸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泰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脫脫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脫脫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

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脫脫於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脫脫既竄士誠亡命
復聚眾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
下之　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
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
至是復叛歸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去乙亥太祖遣
楊憲通好於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
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
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

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又寇宜興耿君用以鎧騰柵中槊死宜興入於士誠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

廣雅書局重栞

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九六卽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旣連敗乃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

來援來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
軍圍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
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
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
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
之尋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
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部將
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
年　時師圍常州既久敵衆乏食不能支呂珍等復

廣雅書局重栞

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爲同僉總管統兵守之　夏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爲動徐令壯士被己冑立船上曰俞將軍珍不敢迫引去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己卯遂克泰興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

山以拒王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進
師據其山翼日己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
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
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
鎮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秋
七月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
襲江陰馬馱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
勢日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楊完者所破乃請降於
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

誠江陰石牌海寇偽帥欒瑞帥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丞安等奮擊大敗之擒欒瑞朱錠盡獲其海舟　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為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太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

寇見之亦遁　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
敗之擒其卒三百八十士誠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
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九
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
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
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
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爲所窘旣降欲圖之而
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
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成蔣英劉
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尋

廣雅書局重栞

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　冬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既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獲不屈士誠囚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

詩謀間殺之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督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徠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

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僞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及其弟禎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

足旌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　平章邵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寇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衆奄至遇覆敗王師乃還　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於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出碧鷄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

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　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於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　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

　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建婺尋改建德爲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　秋九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珙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城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壕隍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

廣雅書局重栞

相聞月餘十一月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閒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

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
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
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銃
礮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督兵
追擊之士信大潰走　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
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
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時
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於是徙
省治於嚴留徐司馬守金華　三月張士誠呂珍率

廣雅書局重栞

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韓林兒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於塹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

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興懼殺知州欒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

丞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
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
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於義烏擊敗之胡深
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
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不旬日
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爲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士誠將
李伯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時
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嘗脇達識帖睦邇封
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卽姑蘇治宮室置官
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廣雅書局重栞

二十四年夏四月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等百餘人

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脇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符印幽達識於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脇普化帖睦邇為請於元使為眞王普化不從卽遣使至紹興欲奪其印普化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識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尙持重寡言好士築

mbox
景賢樸士無賢不肖與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後士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於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攜摴蒱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臥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即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黃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憸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尙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謠十七字

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郭翼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樂四方豪傑並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翼亡去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長興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

於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　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前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爲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隅以遏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於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於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

浦江爲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爲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旣而直營右數里煙燄勃興疑爲寇乃分兵守險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耿天璧援兵

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既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慴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

廣雅書局重栞

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　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翦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

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爲之備太
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
詐今猶豫不敢卽泝上流爲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
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
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
克泰州泰州旣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
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
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
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

卒中軍精卒渡江走之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溯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敕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

信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艮等爲之捍蔽也　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爲所殺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

克之戮其將僉同僉等與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與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　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漯港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遂

克興化淮地悉平　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爲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即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宴父老

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

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黄蔡葉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閲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

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既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疆埸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壟毋燬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淩士卒凡爲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

廣雅書局重栞

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

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山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唐傑爲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于

廣雅書局重栞

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
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
得濟還兵力戰又敗被擒天騏子寶不戰退士誠遣
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諸軍四面圍之伯昇天
騏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
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
分兵營於東阡鎭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
援士誠壻潘元紹駐兵烏鎭東爲呂珍等聲援諸軍
乘夜擊之元紹遁遂塡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
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皁林敗之九月士誠復

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兵勢欲攻姑蘇橋常遇春遇之會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别將廖永忠薛顯將游軍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别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自是舊館

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鎭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
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同
僉戴茂降率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
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
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
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御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
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
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
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
餘珍暹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

敢戰嘗廓革囊兵宵濟以襲諸軍每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喪氣徐達以呂珍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遙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十一月甲申左丞張天騏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戚臣若降可得

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聞將軍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己丑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强入民家䃁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聽李文忠節制命懸胡大海像刺蔣英劉震

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
龍攻嘉興守將宋興降　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
攻平江至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參
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鮎魚
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
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
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
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
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
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

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爲攻困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　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卻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以大舶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

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遏絕亂略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

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淚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許以竇融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夏六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

將能爲我取此乎㣲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
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可
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
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
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
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
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
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
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

廣雅書局重栞

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

一地不間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

廣雅書局重栞

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賞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外

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

廣雅書局重栞

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偽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

守無錫徐達累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爲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爲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於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誅叛將熊天瑞剮三參軍藁於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太祖御戟門降敕襃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

廣雅書局重栞

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黍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寧不欲宴公等為一日歡中原未平非為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儈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郎未

能藉其富强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煮海盡魚鹽之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倣典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三參軍輩又迂闊昧大計以故謀王被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隙三士誠乃內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

廣雅書局重栞

時長驅姑孰略定金陵爲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單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僞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脣齒可爲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關疴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輩固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强弱之勢已明衆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燎髮洪鑪必

無幸矣爲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於境上河西三郡獻自竇融新都六城保於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天騏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原於氣驕自守之私叢於志滿急攻晉而待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亡過猶不

廣雅書局重栞

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胸遊魂倔强何足數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方國珍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威福覊管於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温台慶元等路

DS
753
.G8
1887
v.2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既下婺州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難與爭鋒況與我爲敵者東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以次子關爲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疑何質厚賜關而遣之改關名爲明完國珍復納温台慶元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

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先是太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鑑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卻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遂下瑞安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兵攻之宗道求援於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温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三萬兩充軍資

太祖許之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璋國瑛國珉及國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祖方連兵張陳不暇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姑置之

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參政
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復云俟克杭州即
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
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
爲犄角太祖遺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
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
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
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
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姪

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邱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弔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幷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

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至是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爲國珍弟國瑛竊據己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聞亮祖至卽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爲城守計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酋其

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爲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於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禎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廄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禎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邑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衆入

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匹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温州陳於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樂清之盤嶼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　國珍既遁入海島己丑太祖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

廣雅書局重栞

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
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
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
承廣員外郎陳永乞降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
鞏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
千緡於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兄子
明善率衆來降於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
祖始怒其反復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
辨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書曰吾當
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

率部屬謁見湯和於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國珍等於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戎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敎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以邱楠爲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即位厚遇國珍賜第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舁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云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弄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

廣雅書局重栞

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内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蘄黄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絶不足以待敵此惟識略過人眞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於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款於明以資其外衞其效忠於陳

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氏而侍子於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正所謂猜牙搖尾茫荒忽無常毋論明室鼎興貽羞鬼蜮就令元兵暁振亦斬鯨鯢盍首尾衡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恃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兒强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

所不得覊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益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於目中豈眞兵白頭鬚置隴蜀於度外也卒之六師旣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爲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爲新王資矣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官蔡公安募吏士乘城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黄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爲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徙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於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以爲壻媪不悅曰頭病郎足壻耶因失鵝而奔於鄰鄰家夢虎踞門得

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羅嫗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然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徇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爲之役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

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於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船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逹三四

元王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　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衞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卽欲攻之深視氣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

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深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卽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

廣雅書局重刊

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使賜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為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爲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為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

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口言爲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眞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艮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險待之千長石古達艮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艮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艮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　十二月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

廣雅書局重栞

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

功全賴於汝廷美拜命出　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
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邵武元守將李宗
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亦降
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
道取福州　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福州城外
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諸軍
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
眾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廖
永忠吳禎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
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

大兵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大兵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抗者不花左丞鄧任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軍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柏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

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戸棄州遁耆民李子成等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胡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鎭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尙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

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廷美督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整軍入秋毫無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垂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盟諸將慷慨歃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

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鬭氣銳愼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墉山塹壑蓄犀器飽士爲持久計困之衆曰善遂乘城守日夜勒吏士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欲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攜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礮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爲計吾爲元死耳坐省堂拔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

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海牙賴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興友定出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爲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今何憊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死我乎遂併其子棄市　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衛延美以部將蔡玉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自

守會建寧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英以兵會和丙寅
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平章李文忠率兵
討金子隆等　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寧化諸
山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閩地悉平

谷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
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
時爲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
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延邵諸山賊起
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爲人
勇沈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

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舶之利乘閩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專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熀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恃虛名以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爲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閒胡深之殺頗有狐疑劉

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略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馬谷保又血戰致斃菑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裁潭城皆盡豈非激於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予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叛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而閩人獨爲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紐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荆州潭岳等衞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璟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尙未寧一兩廣八閩尙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

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璟等頓首
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全
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遂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
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斂
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
七營軍容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
丁武等千餘人　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
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
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

昌荊湘諸郡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癸丑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爲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

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　壬戌敕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二方進兵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卜合兵取廣西先聲旣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進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遜寧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眞降先

是嶺海騷動眞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固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成以出眞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眞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己也眞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眞爲參政遷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

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眞略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具喻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眞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

召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淸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眞東莞人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蜂起剽掠眞鄉眞結豪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眞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眞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眞爲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

廣雅書局重栞

州郡至是始降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參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斬於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眞入朝賜宴幷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緞各百疋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毒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城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眞江西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楊璟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
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
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
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
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
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
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衞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
寶陽等州皆遣人降　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
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
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

廣雅書局重栞

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丞忠兵適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普化及普寧縣達魯花赤悶買等迎降朱亮祖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郎分兵栅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

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闗決其隄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邱廣引輕兵攻閘口闗殺守隄兵決隄濠水涸因築土隄近與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陸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攻圍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搆其總制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期以是夜降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

積貯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戊辰廖永忠進兵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眞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元平章阿思蘭自全

州之敗率餘衆退保象州廖承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戊子遂自帥所部詣承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丁酉元彬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爲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款附宜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

廣雅書局重栞

兵可減上從之以天祐為安撫司同知　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隸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　冬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睠茲兩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

使往諭爾其克愼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剋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鷙鳥迫不及待者葢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略秦晉關陝尙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强又不

止尉佗之夷風番禺之敝俗也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陳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為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王時未窺虛實合眾叩闕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卽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於是由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擣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侯

之神算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璟戰功止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聞之孔明伐魏先定南苗秦國自强首吞巴蜀益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况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埽滅上游楊璟著唐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爲掎角克奏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

廣雅書局重栞

王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眞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竇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北伐中原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明太祖遣千戶王時往方國珍所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軍馬情形時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隴等處遂分兵鎮守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練兵積穀謀恢復山東軍聲大振故遣時往探之

二十一年八月復遣都事汪河使元通好察罕帖木兒時察罕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

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孛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傾側亦復待以腹心則昧於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

二十三年春正月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擴廓察罕甥王保保也察罕養爲己子先是察罕駐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尋爲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擴廓代領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擴

廓留之拘於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爲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
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太祖嘉
其識天命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於是邳蕭
宿遷睢寧諸縣皆降　秋九月上遣書送元宗室神
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使以書諭元
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爲擴廓所拘留太祖以
書諭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略曰予自起義以來拓
地江左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閤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普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閤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閤下惜所以數使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閤下閤下何為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

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約王信海道舟師會兪寶同入山東此時閤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閤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丁未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溯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鬬趣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卽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軍皆奮起衝其前鋒

李貳衆大潰溺死無算遂生擒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十月甲子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生民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

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可挺竿而勝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於是命徐達爲征北大將軍常遇春爲征北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長驅北伐復召諸

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遇大敵遇春領前鋒當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各將精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勇略冠諸軍可使獨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

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傅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太祖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祝畢復召將士諭之曰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丙寅馳檄諭齊魯河

洛燕薊秦晉之人檄曰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厯以弟鴆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

廣雅書局重栞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爾民其體之　十一月壬子克沂州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治河有功命爲招討使從也速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達師至淮安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莒密募兵而遣人詐犒師以緩其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即日牽

師抵沂州分兵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
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爲書遣鎭撫孫惟
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鎭撫走山西於是嶧州趙蠻
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幷隨
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執而戮之命韓温守沂
州太祖遣使諭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如向益都當
遣精銳扼黃河要衝斷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
下卽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旣下益都山東勢窮力
竭如囊中物矣達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鎭寨
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

實略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遁去達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俱死之不花妻阿魯眞亦抱其子女投井死執其平章老保與白知縣等獲士馬兵糧以萬計　十二月丁未都督同知汪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走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皆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先

驅人民引軍遁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降得將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庚戌汪興祖至濟寧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甲子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丙辰上復遣使諭達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雜處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絀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我宦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若濟寧東平諸來歸將士家屬亦發遣來將厚待之

廣雅書局重栞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達北征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茌平等縣皆降　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納款達禮而遣之勝歸復叛達進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塡壕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勝遁去達命指揮華雲龍守之　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時山東悉平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故榜諭之　丙申上別命征南將軍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略地愈遣別將王成

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路擒其將史國新徐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師至陳橋己亥左君弼竹昌以汴梁降先是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安豐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署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予接壤若欲興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乃足下丘隴之鄉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

廣雅書局重栞

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　彗星出昴北　夏四月徐達率大軍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

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兩軍既成列常遇春單騎執
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
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指揮乘之俘斬無算脫目
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
克彝復走陝西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
軍門戊申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
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
分兵下未附諸山寨戊子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
降庚申元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剌魯許州右
丞謝李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降辛酉參

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副將軍常遇春下海州留兵守之遂徇下郟縣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守將脫目帖木兒復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敢有謀略時河南諸郡皆下獨雲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詔免山東夏稅秋糧中原兵難之後流離失業者多遣使賑恤　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五月庚午大將軍

徐達遣指揮王臻帥兵往虢州取毛葫蘆山寨甲申登封鞏縣雞領山并天堂山寨復叛徐達遣指揮豐諒率兵討平之指揮任亮克露豹王山等寨參政傅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　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徐達尋自河南至上皆慰勞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取元都計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進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克無疑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

將提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受命退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任亮守嵩州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邑皆降　七月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壬午新寨麻張等叛愈遣指揮吳復討平之　時潼關以東悉平上命諸將還師進取元都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於矢石之閒吾死一生

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於中非得已也今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拯民水火昔元祖入主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

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州濟寧徐州之師會於東昌元大都紅霧及黑風起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灤渡河庚子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傅友德獲嘉縣尹胡仲信達命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陳同知等詣軍門降達令左丞楊思祖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棄城遁邯鄲尹都支玉率父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等己酉進次臨清遣人詣東

昌趙都督同知張興祖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鄉道達因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閘逼舟師時諸將駐臨清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無匱之朱亮祖勒民夫五千濬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於天天大雨水漲舟遂行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發命韓政守東昌犇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皆會戊午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

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分兵徇下青州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造浮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潰元都大震　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擒其知院哈喇孫等三百餘人達進兵至通州營於河東岸常遇春營於河西岸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攻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戰

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首
數千級擒其將卜顔帖木兒　丙寅達率諸將入通
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
避兵北行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時元都再遭孛
羅擴廓之變民生喪亂守備多不設元主徘徊歎息
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
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
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
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　八月二日
庚午徐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塡壕登城

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於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紿僕曰吾甚愧何從得酒醉而出見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

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
也遂往見達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
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
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將赴京獻捷仍命薛顯傅友
德曹良臣顧時等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甲戌徐
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徐達遣指揮華
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徇永平路下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爲大興左衛淮安
爲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
衛青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留兵

三萬人分隸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大軍往取山西

二年二月庚辰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萬騎營於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也乃密遣指揮許勇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亙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遁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宋指揮守之尋唐州兵亂賊將老馬劉及南陽

郡縣皆相應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惡南陽復平　六月元也速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得士馬以千數次全寧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進攻大興州文忠策其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也速果夜遁遇伏大敗走擒其丞相脫火赤遂帥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

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改元都爲北平府

谷應泰曰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漢奄有荆楚開拓閩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吞大河之北矣吳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搗幽燕而先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南斷其羽翼再取潼關據其戶檻然後彈丸孤城所向必克猶之酈生說漢首下陳畱光武滅新先收宛雒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若虓虎之臣貔貅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雲氣

壯以故塔兒灣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
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
飛固宜開國承家勒銘鐘鼎者矣然夷考其時
大軍戡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青徐
各郡千里扶攜兗豫諸司百城分潰東河荏平
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降馬德陳
秉漢人也而遁忽林脫目元種也而亦遁蓋以
其時乾綱廢弛羣情竄散柄臣尾大既誅帝后
東宮腦滿擅討憸邪以至開洞起大業之愁鼓
讖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

慆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之所啓乎況乎禡牙北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都之日市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吾以義克紂都而去殷弊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知天命之有歸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若乃會議端明棄同甌脫叔寶全無心肝紀侯大去其國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皆俘明室破元嬪嬙不御忠厚開基又何必天道之好還也

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略定秦晉

太祖洪武元年元將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下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仍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五月都督同知馮宗異抵潼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鱗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先是宗異下陝州上遣使諭之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

廣雅書局重栞

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至是五月庚午徐達調僉事郭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　八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旣定元都受命帥師取山西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　九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眞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　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鎭撫劉聚守河閒兼領府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陟

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畹子城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貴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獲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以鎭撫程信守之　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敗元脫脫帖木兒於石州擴廓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大戰失利　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擴廓帖木兒敗走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察罕死詔擴廓領父

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盩厔良弼據鹿臺擴廓遣關保虎林赤攻鹿臺李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趣擴廓出師擴廓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擴廓殺詔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擴廓爵邑令思齊等誅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忠齊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

廓與貊高闕保戰擒之上疏陳罪元赦擴廓帖木兒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也速趨山東兗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梁然大將軍已至通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擴廓率兵出鴈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徑進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

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卻之擴廓軍於城西壓明軍而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礮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礮伏兵應之遇春等兵大至鼓譟相接軍大潰自相蹂躪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倉卒

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得孱馬從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八馬四萬餘匹擴廓奔大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擴廓走甘肅　庚午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於石州敗之以戴復初署霍州丁玉明署忻州蔣應宗署崞州翁子奇守大石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擒元右丞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宗異進攻絳州克之擒元右丞田保

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陽曲皮皮等十寨頭目各以
其衆詣大將軍徐達營降
二年春正月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
關唐鄧光恩等處稅糧　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帥師
攻大同庚申兵至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擒知院
于陳等八十餘人　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右丞
薛顯攻下潞州桃花寨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
兵守井陘散關聚進攻承天寨克之　癸亥遣使齎
勑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
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

將軍等識元未還故也於是遣諸偏將從大將軍征進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爲犄綴以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翦除餘寇　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三月乙未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徐達仍令成守之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先是李思齊據鳳翔副將欽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

廣雅書局重栞

駐鹿臺以衞奉元至是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撥兵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整兵入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署府事留耿炳文守之炳文在長安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餉五千石赴鞏昌軍食賴以足達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棄奉元走盩厔爲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

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秦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投崖死時關中饑上聞命戸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戸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常遇春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進克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竭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兵

廣雅書局重栞

衆地險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相從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翻然來歸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

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至是大兵至鳳翔思齊懼遂帥所部奔臨洮　參政傅友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　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於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縛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

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追獲之以合肥衛千戸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曾將兵千人守秦州達進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眞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興守之遣馮宗異攻臨洮顧時戴德攻蘭州丁丑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窮迫舉城降宗異遣人送徐達營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卽遣使諭徐達曰李思齊旣降宜進攻慶陽寧夏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勿墮其計也李思

齊人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
己卯徐達師入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
州右衛官軍守之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指
揮陳壽守之乙酉徐達師入靖寧州遂徇下隆德縣
五月丁酉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下平涼指揮朱
明克延安以明守之　辛丑元將張艮臣以慶陽降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
弟張艮臣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
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卽謀取慶
陽令湯和遣兵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

慶陽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戊申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花參政詣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伺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卽以兵劫營顯等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翦之於是馮宗異傅友德聞良臣叛帥師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帥所

部來會達恐其黨相扇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
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
陳德略其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
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六月辛巳達督諸軍攻
慶陽張良臣遣竹苛往寧夏求援於王保保獲斬之
仍以參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　秋七月甲午徐達
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收捕
未附頭目杜伯不花羅左丞相等　辛亥王保保部
將韓札兒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宗
異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

廣雅書局重栞

之又遣指揮葉石眞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傅友德薛顯駐靈州扼之宗異復與徐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札兒復攻陷涇州丁千戸退保靈臺縣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赴之札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八月丙寅慶陽小元帥謀納款爲張良臣所困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

者　先是七月己亥常遇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
命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至是詔文忠自北平會
師攻慶陽行至太原會元將脫列伯等攻大同甚急
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公等受命而來閫外之
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被攻甚急若候進止
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騎數
千奄至猝遇大軍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
至白楊門又擒黠寇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
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於漫地阻水先遣

由間道達大同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良久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馬匹輜重甚衆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列伯至京師上曰彼各爲其主耳釋之賜冠帶衣服

癸未徐達克慶陽先是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禦之走還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槍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暉葛行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俱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輒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煑人汁和泥嚥之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知事不濟開門納

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艮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
明日誅艮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以都督僉事陳
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或隧地或突至壅城凡
十五日指揮金興旺周興嬰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
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遁遣顧時薛顯傅
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衆掠蘭州達遣馮宗異
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由迭烈孫渡河
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大將軍徐達御史大
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
事　十二月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

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恐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卻溫斂兵入城保保進圍之溫堅守不與戰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千戸朱祐醉不能起巡卒擊卻之溫屢出設方略乘怠破其兵保保圍數月不

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溫執朱祐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罪溫杖而釋之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賻恤于光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擣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綴彼聲援原未嘗命其仰關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爲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爲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算神矣

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驚奔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擴廓留守如孟德之保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爰權未去也遠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擴廓不戰於北平而戰於晉陽思齊不戰於河津而戰於崤底譬

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戈行倔强擴廓以私釁稱兵大敵在前而兩虎自鬭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埽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戛卞莊之刺講廉藺之歡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延冀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於公戰正所謂倔强綦莽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豈眞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於韓札兒之河湟剽掠張良臣之慶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晉室

之表裏山河秦地之隩區陸海安得不爲新王
資也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故元遺兵

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

若以師直取元王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王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王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王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獲元平章荊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

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　夏四月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安定初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至是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數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一軍皆驚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出達率親兵擊之斬東南壘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軍爭奮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家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

廣雅書局重栞

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保保至和林元嗣王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徐達以胡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赦之仍遣使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胡左丞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常守信州救諸全皆有功一不忍即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

五月丁酉左副將軍李文

忠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眞進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耳只八剌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途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率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兵次三不剌川遇元兵力戰皆沒於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及元太尉買驢戰死之　癸卯李文忠克應昌文忠率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庚申君巳殂文忠督兵兼程而進遇元兵一戰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幷后妃宮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

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君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上又自為祭文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弓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

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此及君之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潁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爲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羣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沒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奠以牲醴以享爾靈爾其鑒之　六月李文忠遣人送俘獲元諸王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册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册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册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

廣雅書局重栞

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衣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中國之服亦令謝恩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丁丑以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靜樂嵩嵐山中結寨自固至是率衆寇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䑛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乙酉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

廣雅書局重栞

鎖南普詣軍門降鎮西武諸王卜納剌亦以吐蕃諸部來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于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皆來歸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九月命指揮韋正守河州正初至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遂生戎心其誰禦之吾與若等死亡無地妻孥不得相保毋寧死於王事乎於是眾感激如命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爲樂土

冬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

還至龍江車駕出勞於江上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訓練軍士繕治
城池給守邊將士衣　二月甲戌元遼陽守將平章
劉益降先是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衆
歸附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幷籍兵馬錢糧之數遣
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
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
謀殺益張良佐房暠復擒彥翬殺之保保走納哈出
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暠權衛事至是良佐以聞幷
遣使貢馬上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獻賊殺劉益逆

廣雅書局重刊本

黨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本衞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置斷事吳立鎭撫軍民先將逆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詔以艮佐暠爲遼東衞指揮僉事　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衞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千五十六戶尋命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秋

七月遼東衛奏元納哈出據金山爲邊患遣黄儔齎書諭之曰比者元綱解紐紅巾起於汝潁羣盜徧於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貞一稱帝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玉珍稱帝於西蜀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垂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集衆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特釋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粵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馘元君奔亡華夏悉定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

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自守一方不然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還　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納哈出未附特命雲等鎮之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遂安命靖海侯吳禎帥舟師運餉遼東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諜知元平章僧家奴營於

牙頭夜遣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衆獲駝馬四百餘匹進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劉學士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悉衆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帥兵口北招諭惠王伯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鑾伯帖木兒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上命賜第宅襲衣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春正月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庚午命達爲征北大將軍出中路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勝爲右副

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中路由雁門趨和林東路由居庸出應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　三月徐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保保游騎於野馬川丁卯復敗保保於土剌河保保遁與賀宗哲合而拒大軍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心輕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救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保保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別部於斷頭山亦敗　馮勝師次蘭州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前鋒直趨西涼遇元失次罕兵擊敗之追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

埽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元兵走之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夏六月戊寅元將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撫輯其民留兵守之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別篤山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敵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合剌莽來敵部落驚潰復進至臚

朐河文忠下令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負重乃留輜重臚朐河令部將韓政等守之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合剌章蠻子悉眾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力戰戰數合敵稍卻復進至阿魯渾河敵兵益眾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氣益厲據鞍橫槊麾眾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敵敗走逐北至駢海敵兵益大集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縱

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閑暇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士馬賴以俱濟是役也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糧且盡遇元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擊敗之掠其輜重牛馬還軍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敗沒驍騎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焉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丁巳

廣雅書局重栞

吳禎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
僉高世舉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　冬
十一月壬申命賞甘肅京衛軍士時馮勝等以匿所
獲馬騾牛羊不賞上曰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
江南所載惟圖書汝等當法古人省躬以補過諸將
叩頭謝　十二月壬寅遣使齎書與元幼主又與元
臣劉仲德朱彥德書曰人臣致身於君貴有終始至
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
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君數事且
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敎人以倔

强絕父子之道爾君宗祀不絕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出討旌旗蔽塞於陰山二生身膏草野固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免死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夏四月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

禦守從之　六月甲申武朔等州邊警時大將軍徐
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興將兵
擊之　秋八月丙子河州土門峽邊警千戶王才戰
死　陳德郭興兵至答剌海子口遇敵騎擊敗之生
擒其同僉興都等斬首六百級獲駝馬牛羊千頭餘
衆潰去　冬十月涼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
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殺獲甚衆
又招降其國公吳把都等　十一月壬子徐達等擊
元兵於懷柔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李文忠出朔
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七年春正月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木厝飛於三不剌斬其將珍珠驛於順寧陽門　二月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秃魯迭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諸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俱送京師三月丁卯敕大將軍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滎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師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

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大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復鎮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元參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　秋七月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火石崖克之斬元宗王

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丙辰追擊之於豐州擒其帥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印幷斬其司徒答海後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上謂廷臣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卽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以

廣雅書局重栞

全骨肉之恩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遺書諭元主愛猷識理達臘

八年夏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　八月故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上一日宴謂羣臣曰天下誰爲男子者皆對曰無如常國公所將不過萬人而横行無畱陣上乃拊髀歎曰是遇春耶我得而臣之我竟無以臣王保保眞男子也

竟册其妹爲秦王妃　冬十二月癸巳元太尉納哈
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先是上敕遼東都
司曰今天寒冰結敵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
之愼勿與戰使其進無可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
其歸路可坐而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
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
兵城守敵至堅壁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
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
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寇至督勵士卒分守諸
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

廣雅書局重栞

其驍勇卒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寇勢大阻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礮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敵騎至旺等候其過城南

礮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帥師往延安防邊諭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裔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元騎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卿等至邊上當嚴爲之備雖不見敵

廣雅書局重栞

常若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元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敕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算元平章九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十一月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無算

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已而高麗龍川鄭白等來降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

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　五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戎寇亂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戸乞迭迦平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酋據納麟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

臨洮諸處督理軍務　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
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大軍追擊之獲磧石州
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隴山
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曰洮州西番
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設
官領兵守之英進擊西番擒三副使瘦子等班師
夏六月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十三年春三月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爲
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陜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
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營五十里英下令

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之夏四月達率諸將出塞友德爲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

十五年五月上聞士卒海運多溺死者命羣臣議遼

東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大略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上嘉納之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

納哈出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旣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出納哈出不意必可擒矣旣而復遣前所獲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屯慶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未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夏六月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敕諭勝等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

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
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衆可盡獲
也丁酉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
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
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剌吾因諭以朝廷送還
之意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
至軍門獻馬且因以覘師勝遣人送赴京師乃剌吾
復備以撫卹之恩語其衆由是部落多有降意時臨
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敵死之丁未
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

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厚畜牧蕃息元王數招之不往至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更覘兵勢勝卽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

廣雅書局重栞

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凡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亙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於地亦來降勝以禮諭納哈出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奏常茂驚潰降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將騎兵

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甚恨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馬蹶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秋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秃等來降八月壬子上聞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戒諭之癸酉馮勝械常茂至京茂勝之壻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出降而衆驚潰勝乃歸咎於茂奏之茂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召勝還命永昌侯藍

玉總兵代之九月戊寅納哈出至京封爲海西侯詔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駐兵大寧防寇丁未以永昌侯藍玉爲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兵討殘元肅清沙漠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奏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許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哨不見敵玉欲

引兵還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沙漠未見敵而
班師何以復命玉然之弼復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
毋令敵望見煙火師遂進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
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
薄其營敵始謂大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
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
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擊敗之殺蠻
子其衆遂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
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
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

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草間擒之及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聚其甲兵悉焚之遂班師

二十二年夏五月癸巳置泰寧福餘朶顏三衛於兀良哈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秋七月元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

帖木兒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傅友德爲大將軍率列侯趙庸
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出
征沙漠敕王弼以山西聽晉王節制三月燕王率傅
友德等出古北口哨得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進
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
乘雪速進癸巳遂抵迤都隔一磧敵不知也乃先遣
指揮觀童徑詣其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則相
抱持泣倉卒之頃六師已壓其營衆大驚乃兒不花
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與俱

詣軍門降燕王降辭色待之賜之酒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報捷京師上大喜曰肅清沙漠者燕王也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友德遽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越二日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洮兒河獲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蘭尖山追其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剌罕掩襲其衆大獲而還　八月哈密寇邊命都

督宋晟劉眞率師討之九月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衆一千三百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眞州土渠合咎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叛帥月魯帖木兒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僞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能轉戰而前破水寨闗

廣雅書局重栞

及上匾寨進至打沖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破走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計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德渡打沖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鴛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兵死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柏興州九月罕西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戸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

兒并其子將其衆悉降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
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宜增置屯衞順
慶府鎮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戸所北通連雲
棧宜改爲衞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
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
要道皆宜置軍衞下羣臣議行之　都督周興帥兵
討元逆臣也速迭兒興追至徹徹兒山破之　十二
月壬申馮勝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爲兵伍
置衞屯田東勝立五衞大同立五衞大同迤東立五
衞衞五千六百八

廣雅書局重栞

二十九年春三月寧王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道
道上恐敵兵往來有盜邊之舉上曰狡寇多奸此必
示弱誘我軍耳於是敕燕王選精卒抵大寧沿河南
北覘北兵所在隨宜掩擊甲子燕王率諸軍北至徹
徹兒山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
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兀剌兀海戰敗之
三十年春正月命耿炳文郭英巡西北備邊　五月
己巳敕晉燕代遼寧谷 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
敵分散騎急邀截要路擊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命燕王率諸王防邊敕曰北騎南

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莊
得開平都督宋眞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
會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
宋眞宋晟翼於左莊得張文傑翼於右爾與代遼寧
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飢而實
飽外鈍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戊午敕左軍都督楊
文往北平并燕谷寧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
敕郭英總兵往遼東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
仍聽燕王節制乙亥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敕曰朕
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

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内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谷應泰曰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峯西亙偏頭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遙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籙攸歸餘眉草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

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强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況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衆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蹛林祭纛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楚豈得云情歸之氣沒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擣定西一出居

庸以搗沙漠則雲中雁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絕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南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右帥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弱水雖貳師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駕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捷買的就俘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犁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揚水疏勒則桑哥兒之跑地槖駝塞

之冰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餘年石晉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無外耶

廣雅書局重栞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平夏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屯於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於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十四年以兵千人紮斗船五十泝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元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右丞相

廣雅書局重栞

DS 753 .K83 1887 v.3

完者都鎭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完者都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十八年完者都自果州來攻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使明三禦之明三黃陂人驍勇善戰玉珍弟畜之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密遣猛士夜眼陳劫烏斗山寨禱嘉定皆下之惟大佛寺未下玉珍親濟師旬日城潰完者都參政趙資平章郎歹革皆死之人稱

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劉禎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二十一年明玉珍稱隴蜀王初玉珍謀討陳友諒乃整兵守夔關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徐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僭稱帝於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皆劉禎爲也

二十三年明玉珍遣萬勝等三道攻雲南梁王孛羅

廣雅書局重栞

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李羅復集眾來攻勝敗於關灘引還

二十四年萬勝攻興元敗還鄒興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主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爲左右丞相遣參政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是年萬勝取興元

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

一當百勝死夏以不競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移檄
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
朝誅吾當夕解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不問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
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
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
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
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
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
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

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遺笑於人如蜀使者之謬妄嘗以爲戒也遣參知政事蔡哲往報蜀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

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貢明師平關陝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强盛竟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

以自強昇從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知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冬十月王戌遣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爲順圖足下自謂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足下自度孰與劉備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

北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沖幼當亦痛心老母順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既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　秋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卻之明日

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塡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鎭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望見大驚乘夜遁

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

廣雅書局重栞

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陜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遣賜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

可以爲戒卿等愼之諸將陛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戸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仍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陝西修城池衞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垕温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寨克之

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明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礮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礮以拒明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潁川侯傅

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陝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眞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明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眞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

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帥師助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進兵徇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遡緜州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緜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明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

縣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縣州
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初蜀
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
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
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
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於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
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
大亨新敗必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
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
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

廣雅書局重栞

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殺獲二千餘人幷擒宣慰胡孔彰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時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大溪口欲俟水稍平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而傅友德捷書適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於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進和

猶遲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於江流迺進兵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兵先至舊夔州蜀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出兵拒戰戊子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交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眾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為兩

廣雅書局重栞

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旣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礮火筒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眞陷文州先是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

顯忠守之世眞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拒卻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眞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死之千戸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於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旣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眞棄城走事聞恤顯忠均諒家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

德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世眞復率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走之世眞逃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廖永忠師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𤍠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

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力若毆之出
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
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
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
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
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
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
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幷降表於京師
朱亮祖兵亦至　秋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
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

廣雅書局重栞

火器衝之象卻走壽兵蹦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冀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整衆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壽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　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

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克其城埶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廷臣上言宋乾德間孟昶降有叩頭伏罪禮上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伏地禮封昇爲歸義侯居第京師已而投昇於高麗

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略備時傅友德駐兵保寧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分隸之復置保寧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

廣雅書局重栞

官軍守之　十二月辛卯賞平蜀將士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滎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廖二將之功

谷應泰曰聞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關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平絕矣而自古及

今敗亡相繼俘縶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
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羣雄並起明玉珍
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爲徐壽輝之外臣倪文
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於友諒而遂奄有三巴
盜竊名器比之劉宗下輦而自王公孫躍馬而
稱帝功尤易易也玉珍不以此時北趨子午入
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改
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
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
玉珍也方太祖之初逐鹿中原未遑外討答書

通聘以待隗囂厚禮卑辭以驕李密而使者乃以張裔之口舌誇鼇叢之形勝井蛙坐大斯爲過矣至於元都已沒秦晉悉平蜀道一隅勢如黑子乃始命鄒興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鐵鎖橫闗九泥壘守不已晚乎若夫太祖之伐蜀也以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德一軍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鄧艾縋入陰平則緜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廣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詣軍門明昇面縛銜璧而彭氏以爲縱走成都

不過延命旦夕也乃知桓溫旣入李勢告亡全
斌濟師孟昶不祀此張載勒銘於劍閣左思致
誡於蜀都玉壘銅梁險無足據矣從此冉駹效
順邛笮景從蒟醬出於番禺竹杖來於大夏版
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傅廖文皆御製楊
璟以無績而不敘小校以非義而輟賞勸懲斯
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侯歸義
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禪樂魏身
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川僭
號時其爲寄生久矣

南海潘乃成初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雲南古滇池地南控交趾北接吐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爲門戸與蜀黔錯壤麗江松潘烏蠻需盆如犬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於洱

河因置雲南郡諭滇王入朝宣帝遣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爲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爲史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寶七年閤羅鳳反敗節度使鮮于仲通西洱河後段氏有其地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改國號大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四川請取大理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得長世焉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經山谷二千里至金

沙江乘革囊以濟獲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子忽哥
出爲雲南王鎭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忽哥死封
其子松山爲梁王至正時把匝剌瓦爾密嗣位明玉
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既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於雲南禕初至雲南
見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歸職方梁王不省館於
別室數日又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
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
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
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

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會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誅爾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士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梁君臣相顧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自西番徵糧雲南謀連兵拒戰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耶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

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實代之爝火餘燼尙欲與日月
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爲爾屈顧梁王曰爾朝殺我
大兵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禕有王佐才上嘗
語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
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
贈翰林學士諡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上諭雲
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
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爲朕作陸

賈平雲對曰雲南恃其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爲元使更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

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咽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

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而下也師行上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丁未傅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　十二月辛酉傅友德率藍玉沐英等進攻普定克之羅鬼苗蠻犵狫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明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明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

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銜霧
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
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
旣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
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
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
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
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兵
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
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

廣雅書局重栞

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人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而自以衆數萬向烏撒爲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問達里麻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俱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兵金馬山故梁王閹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衆入

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幷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客指蠻雲南諸郡邑皆震至是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擣烏撒元右丞實

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故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帥衆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明師趨之戰數十合渠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明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

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閭乃馬歹參政列車不花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副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孛羅海千及中慶武定徵江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卻麻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甲午遣使諭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

廣雅書局重栞

去雲南尙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渠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　金朝興兵畧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紞等爲參政參議等官　閏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十二月段世聞明師
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
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
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
具夜半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
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
踴躍讙譟敵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
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
攻之敵腹背受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
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於是車里麼些和泥

平緬等處相率降雲南悉平　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佔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覆諸衛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

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　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復畔傅友德移檄沐英合兵進討西堡蠻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遁去復遣兵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八月乙巳

廣雅書局重栞

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慎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芒部烏撒蠻至夜舉火挈家入靄翠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緣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卽芒部渠長可盡獲將軍其熟圖之已復遣使諭曰雲南士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衞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衞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靄翠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見

大槪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將軍便宜自處置　九
月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
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土官楊
苴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
也遂糾衆至二十萬會於城下合三十六營兵攻城
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
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强弓
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奇
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
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

知為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時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其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

蠻民降者數十萬戶三月甲辰上以雲南平命耿炳
文往諭傅友德藍玉等班師而副將軍沐英以數萬
衆留鎮之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
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
能爲指揮統兵守之　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
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
屯堡安輯其人民
十七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
友德平雲南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
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

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潁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將校遷陞有差　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奏言四川至建昌驛

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閒暇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蘭州韋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匃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剿廣西維摩餘孽逼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無南顧憂矣　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衆寇景東馮誠擊之失利千戶王昇死之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

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　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尋甸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入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

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發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諸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

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爲三隊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皆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奔而前諸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擣其栅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剌者亦驍勇復率衆殊死戰明左師小御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衆更進

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刁斯郎理名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 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爲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壬寅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東川 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羅羅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

邇阿資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畱神策衛千戶劉
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復
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掠友德進擊之斬其渠滿已
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爲砦傅友
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
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甯正從
友德擊阿資於越州大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
十餘人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
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

隆二衞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
震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悉平之　冬十一月思
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叛逆之謀皆其下刁厮郎
等爲之以象馬白金入貢願輸貢賦百夷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徙越
州衞於陸涼鎭之阿資復畔平羌將軍何福督兵討
之至越州阿資援絕降福扼險置寧越堡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雲南
二十郡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
滄俱入海幅員萬里英鎭雲南簡官僚修惠政剔姦

蠹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嘗入朝賜宴奉天殿賚黃金綵幣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平羌將軍何福擒斬之於越州

三十年春正月置雲南按察司　秋九月平緬諸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命西平侯沐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

雲南四川兵討之○冬十二月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而主毋爲不臣

三十一年春二月刁幹孟請入貢　夏五月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刁名孟斬獲甚衆還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蹦寨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

廣雅書局重栞

至驚懼遂率眾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帝以其反覆不之許尋春病卒何福討擒刁幹孟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悉定

谷應泰曰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偷視蠻陲此其勢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子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劉諶猶能殉漢烏孫公主義不忘隋瘞王禕於北寺斬吳雲於沙塘死從余闕生媿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大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棄中原於敝屣孤臣天末難塡滄海以

丸泥則子嬰軹道詎是亡秦劉禪長安無須悲蜀稱臣歸命納土入朝頡利家醢灞上突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艫蔽江西上乃始開閫平章斂兵曲靖不知烏撒之師分出永寧普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擣雲南偏師還趨大理堂陛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皇聞敗六宮出走龍衣焚於寶殿闔門驅死滇池鼠輩乃爾何因倔强如是耶或亦曾逋帝秦願蹈東海田橫

廣雅書局重栞

入朝道刎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退指揮不爽尺寸史稱漢祖止於白登不折敵畏唐宗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畧瞠乎後矣若夫曲靖之戰沐英決策冒霧疾驅兵臨白石寧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幟展角潛出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苻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明之水路踰萬里時纔百日耿弇功震祝阿李靖風行突厥頻川黔寧何多讓焉雖其後羇發時聞不

頃左顧而軍若驚飈彼同敗葉遥傳仁貴咋舌稱神爭識令公望塵羅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南夷夜郎邛筰遂成荒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劃於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黔寧永鎮三百年來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鷄入參侍從豈非春風所及鷹眼能慈泮水之林鴞音速化猗與盛哉

廣雅書局重栞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犂。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爲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既相胡惟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增疾基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閩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窔基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銜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氣欲圖爲墓

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策以窘其入致激變疏入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又三月寖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

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銜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爲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爲太常卿累遷中書參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夜有光燭天於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

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

廣雅書局重栞

元請兵爲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輅中馬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日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卽發羽林掩捕考掠

具狀磔於市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既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問癸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　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

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爲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
以孝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
湜曰弟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
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
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
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
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
王國用上書訟冤略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
兄弟之子善長於胡惟庸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

廣雅書局重栞

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
太師國公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
命之不可倖求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世絶
宮污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
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
强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託骨肉無纖
芥之嫌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
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
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

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陛下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
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
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草也　命刑部以
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
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
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
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八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
伏誅
太祖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

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面有勇略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於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癭𩪿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太祖平滇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襲金山納哈出降之倂降其衆十餘萬勝以詿誤召還即軍中拜玉爲大將軍事見故元遺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璽書褒玉比之衞青李靖　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戒以率德改行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至是改封涼鐫其過於劵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

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嵓川雜道克散毛峒擒土目剌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尋詔還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徇阿眞州番眾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建昌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大破其眾月魯帖木兒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

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很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營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先是北征還私其珍寳駝馬無算度喜峰

廣雅書局重栞

關吏以夜不即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爲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也恆怏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閒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

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衞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磔於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於胡惟庸　三月辛酉會寧侯張温都督蕭用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九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

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鷺熊論封奄有江漢以故土田圭瓚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帝刑馬綰豨伏鑕闔閭誓國伍胥屬鏤

廣雅書局重栞

遺介推於綿上試文種於地下弓藏烏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賴予王之爪牙枕戈臥鼓藉苴林之虓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八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劵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複壁藏兵藍玉家奴衷甲張赦不軌逼漢祖於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鬚於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

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
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
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
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五
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於
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
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强榦弱枝何難控禦而
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啟機傅會
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
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令闗通彭越欒布罪

廣雅書局重栞

無相及而況阜隸之後漸乃式微酎金之舉以次削除寧有朝登盟府夕驚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亡蕭何三木而就徵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尚功之典不設於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於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於册而醴泉之詐與貶爵削封播告於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貴不驕竝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咥嗚

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番禺沈寶樞初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奉太祖即吳王位以李善長爲中書右相國徐達爲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今儀鑒之　三月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諭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効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　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

廣雅書局重栞

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　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

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

敝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尙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顚頓尙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傜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爲用刑之本

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眾太祖曰民之爲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五音誤宮爲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

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於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内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淸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靑乎是

曰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勅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

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爲奸則所以
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
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
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　十一月甲午圜
丘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
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
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
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
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

廣雅書局重栞

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堪命矣　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臣以即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

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辛丑命廷臣兼東宮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

廣雅書局重栞

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

賓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致覆敗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

廣雅書局重栞

惻然於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歐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與儒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天下府州縣

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畒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畒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

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二月敕中書省臣定郊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傅瓛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

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
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
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
戸所每百戸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
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
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
官軍各囘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
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
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

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　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於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

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
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
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
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
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乙酉蘄州進竹簟命
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
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
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
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
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

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
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
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未嘗不爲之惋歎易稱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
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
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
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
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庚寅賑恤中原貧民中書
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心

果必往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
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
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
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廣德
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漳州府通判王禕
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
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
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
閒雷電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
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

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斂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厲故禕以爲言　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尙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淸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卽神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

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啟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奕棊於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骫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愬基者多訴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　上幸北京放元宮人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

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
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冬
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
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
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
碎之　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
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
書　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
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

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即
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啟皇太子捕置法宿衞舍
人奕碁於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
骫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
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
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
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愬基者多
訴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
許之　上幸北京放元宮人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

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　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

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十二月巳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爲游

廣雅書局重栞

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

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免中原田租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饋迎近平燕都下晉冀民久被兵困征斂其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稅糧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　免江南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平繼克鎮江下宣城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免糧稅

一年寧國廣德無爲滁和亦如之　二月丙寅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蹟

壬午上躬耕耤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　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文章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夏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鎭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衆羣臣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爲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

廣雅書局重栞

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兎之類中瑞蒼烏朱雁之類下瑞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令擬祥瑞合大瑞者所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令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卽時飛奏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　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

朕觀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司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

廣雅書局重栞

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
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
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鬬朕謂治
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
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
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
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
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
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面諭毋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　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　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於內地一墾田以實中原

廣雅書局重栞

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戶開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　夏四月以危素爲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　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

開治所於河南　乙未嚴宮閫之政著爲令俾世守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愼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己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

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詔曰
成周之際取才於貢士賢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
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
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竝進甘隱山林自今八
月爲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
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
科舉者毋得爲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
試於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
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

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尚赤爲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嶽鎭海瀆竝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禁淫祠　免蘇州逋糧詔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産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爲世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從者四千餘戸
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鎭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

廣雅書局重栞

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册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　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始命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遣使祭歷代帝

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
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
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
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
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
者二酃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
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
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
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閏三月命吏部

廣雅書局重栞

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　秋八月免淮揚臨濠泰滁無爲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

平彊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定宦官禁令　冬十二月甲戌勅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

廣雅書局重栞

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遥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
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
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
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陛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僞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爲編修入文華堂肄業
詔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爲之師上聽政之暇
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
三月甲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

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　修昭鑑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爲觀戒者書成賜名昭鑑祖訓錄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敘頒賜諸王　秋八月上嘗從容諮正字桂彥良以治

廣雅書局重栞

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顚好惡顚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爲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　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　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　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爲尼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令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
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丁亥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　山陽民父得罪當杖

子請代上曰朕爲孝子屈法特釋之　十二月陝州
人獻天書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秋
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曰
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
民病朕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爲下
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寘奸吏於極
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　閏九月
庚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
平遥訓導葉居升開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

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分封太侈事見削奪諸藩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尙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

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

疫非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

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林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卽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蹤之地補之數年旣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

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兹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

廣雅書局重栞

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

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及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

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未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大樂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

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
逮問瘐死獄中　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
戚權臣藩鎭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入之體必
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由是矣漢亡於外戚閹
寺唐亡於藩鎭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
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
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
無權臣之患藩鎭之設本以衞民財歸有司兵待符
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

廣雅書局重栞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愼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擢爲宛平知縣　二月免仕者徭役著爲令　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閹

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於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秋八月庚戌改建圜丘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即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爲一壇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　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廣雅書局重栞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獨無言謫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見胡藍之獄 三月命戸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爲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 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

租遷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爲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爲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斥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

廣雅書局重栞

責之以秀才會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　上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咨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强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

讐獄借死囚脫代獄吏殺之挂獄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

廣雅書局重栞

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秋七月丁酉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　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

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於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

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
能善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
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　閏六月
申養老之政於天下　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
公上曰文武非二途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於
羣盜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
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略也乃國初至今二
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

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
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
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
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
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陛下又好觀道德
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
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泝唐虞夏商周紀
之輿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
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
樂可肄官伎非人道所爲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

廣雅書局重栞

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與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上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

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戍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宋儒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敎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

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九月詔求通曉厤數推往知來者爵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厤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爲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方今力役繁興戸口雖多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實民貧者多教化溥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

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稅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

廣雅書局重栞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曰以爲常尋以東宮官屬闕
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未
幾擢鄭沂爲禮部尙書　冬十一月天下學官入覲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泰州訓導門克新敷對亮
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辭工贍上擢克新爲左贊
善俊華爲右贊善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
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

忘飢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棉花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秋九月庚申寰宇通志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剕劓閹割之

廣雅書局重栞

刑　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卻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誥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羣臣以祥刑之意　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論思爲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

夫持鐸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
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
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賙給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
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
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
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命
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
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葉陵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遷晉代風流亡於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靈崛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戡禍亂卒由舊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

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
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衞建學校無不損
益質文斟酌美備徧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
故振墜緒於秦灰永貽謀於周歷夫沛公老死
行閒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
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慚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
求其綱羅前哲範圍後王概乎未之逮也觀其
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
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
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

廣雅書局重栞

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爲毀繼至善者難爲功龍門作史不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瘐死獄中詩過謫戍荒徼賈誼流涕於劍盤絳侯摧心於牘背所以七國之釁寳啓養癰黃巾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仗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羣雄卒起大盜因而

懲噎不無吹羹帝性沈鷙果於屠戮徵類漢高
遜美唐朱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
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
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卽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

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幷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

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
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
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
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
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
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
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
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

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
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
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
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
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
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
護衞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
太孫即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
王不悅謂此齊尙書疎間也　六月戶部侍郎卓敬
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

廣雅書局重栞

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周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

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屛四裔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

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
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
官制　夏四月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
導惡指揮宗麟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
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
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
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
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
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
晉鄭焉依以故眾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
拱衞京師勢綦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翦桐諭
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寧王居大寧碁布
星羅屹然立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
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幷州警備多蓄重兵馬
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
弒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況秦晉四府湘
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爲偃蹇坐大藉神明之胄
挾肺腑之尊揚休以𨙸𨙸而興周道以親親而

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況乎沖齡御極主少國疑強宗亂家視同赧獻斯時賈生抱哭即召吳楚之兵主父設謀便啟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分公室餘地悉入廩延正所謂養虎貽患蓄癰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於削強藩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燕王最強最先反寧王次強必次反毋怪齊黃子澄輩拊膺唇火握手閤門次第芟除討安宗社然而忠則竭矣算亦稍絀焉考其時周王岷

王都被掩捕齊藩代藩竝皆幽廢寧邸護衞見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明葛藟不芘必有託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願者況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於十王竝戮七國行誅釁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

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遣子之日宜於大內置百孫院因而畱之仍擇名臣傳之禮義四小侯就學於漢卽長安君入質於秦也而又分命洪武舊勳以撫綏爲名開閫通州分屯河濟儆亞夫之堅壁立辛毗於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

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俟諸子弟年各冠婚即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亦無邪心內割則未逞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於高皇而方孝孺之謀不行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謀之不臧誰執其咎哉逮至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橞獻門安摠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興廢

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爲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爲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既之國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乃勅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

廣雅書局重栞

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
兒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顱
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
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
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傅僧道
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
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

之道衍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衍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齎勅使還國燕王不悅　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

澄用事遂簡壯士爲護衛以勾逃軍爲名異人術士多就之　冬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

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
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
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
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
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燕王
察其色異心疑之　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
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
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
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

本帝覽奏袖之翼日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
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　三
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
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
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
具以燕邸事竊聞於朝請爲之備　北平按察司僉
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逮瑛安
置廣西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
俱選隸忠麾下屯開平名備邊仍命都督耿瓛練兵
於山海關徐凱練兵於臨清密勅張昺謝貴嚴爲之

備又召燕番騎指揮闗童等入京師　燕王歸國即
託疾久之遂稱篤　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
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
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幷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
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
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
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弟
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
祖廐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燕王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廣雅書局重栞

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爲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　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泰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

王舊所信任密勅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勅使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於床下燕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

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幷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　秋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

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昺貴付所遣者貴昺必來來
則擒之一壯士力耳王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
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
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衞士甚衆及
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
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瓜
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爲天
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
可爲乎擲瓜於地護衞軍皆怒前擒貴昺捽盧振葛
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廹於若姧臣耳遂曳

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

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金忠浙江鄞縣人精於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姦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

廣雅書局重栞

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
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
磐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橚榑柏桂楩五
弟不數年間竝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
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爲也心尚未
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
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慎爲諸王先
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熱備極
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
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鞫於遠邇圍守臣

府已而護衞入執貴昺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
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
伐大樹先翦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
稷危矣臣伏覩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
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
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甲戌燕王以郭資守
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
薊州將爲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
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
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

廣雅書局重栞

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闘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紿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

忠匿於廁搜獲之井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庚寅大寧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緘識之召所獲大寧卒解縛賞勞俾歸寄與萬故使同獲卒

見之尋遣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捉得
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時帝方鋭意
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
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强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
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
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
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
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竝進擢程濟爲
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
騎號百萬數道竝進期直擣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

廣雅書局重栞

三省合給軍餉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八月己酉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眞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鄚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爲應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歆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

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
忠在鄚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
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
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礮既而
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礮舉水中伏兵起據
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眾
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眾未有定王曰當徑趨
眞定彼眾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即
趨眞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
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

廣雅書局重刊

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及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令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爲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於北幷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鄭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眞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

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

衆炳文入闉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祿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召耿炳文同 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八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

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
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割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
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
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
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
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
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愚以爲不待十年
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
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

廣雅書局重栞

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瓛楊文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幷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常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譁金

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
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
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
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
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
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
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
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
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何拒
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

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冬十月燕兵趨大寧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朶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爲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

救北平以爲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幼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眾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眾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於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貞率其眾降貞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

廣雅書局重栞

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鋭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間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西燕兵既得朶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寛河諸處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寧王還北平　李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礫景

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

廣雅書局重栞

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
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
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
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跳冰遁冰乃解
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
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
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
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
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算王曰

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眞煑㪚轞以
煖燕王鎧者趨焉楯人呵之王曰止是皆壯士景隆
師旣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
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
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
勿奏　乙亥燕王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
天下　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
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醞貂裘燕王諭諸將曰
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㪚其

衆今師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於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荊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矢死報國　參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曉以禍福遂遣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臣以爲動干戈不若和解君

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一臧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能割首計者送京師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擻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

則骨肉尚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書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荊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眾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仗於道不可勝紀　二月韃靼率眾助燕　夏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

陸侯吳傑等進兵眞定以圖燕帝賜景隆斧鉞旌旄中官齎往忽風雨舟壞沈於江復賜之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軍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爲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衆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其

廣雅書局重栞

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燧然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卻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

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已暝戰猶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藏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既解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擢谷允指揮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搗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

廣雅書局重栞

眾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
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
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眾南軍飛矢如注射王
馬凡三被創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
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馬卻阻於隄幾爲瞿能所及
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
敢上隄而燕王復率眾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善
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
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自斷而擲之裂衣裹創而
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援戰彼

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巂侯俞通淵陸涼衞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韡山月漾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軍燕王悉慰遣之南師聞者

廣雅書局重栞

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為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燕兵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瓦解鉉與參軍高巍酹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

衆尚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
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
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
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
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
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寧執
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
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
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已三月不下乃堰城外
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

三日遁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聞謂濟南降即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畫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

陴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馬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

廣雅書局重栞

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　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閒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閒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

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　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

廣雅書局重刊

其未備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王與能頓首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燕師至天津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令塼垛竈兒等坡無水彼不爲備由此可徑至滄州城下乃下令軍士循河而南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衆運土築城如故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

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王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眾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凱等至北平　十二月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王自率眾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甲午燕王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師至東昌庸與鉉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

誓師勵眾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
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
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
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燕王自衝擊
不得出朱能周長率番騎奮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
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
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
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
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
之故挺身出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

殺至是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
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
燕王喜以煦肖已慰勞之薛祿亦數擊退南兵燕王
聞張玉敗沒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
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
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
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當以張玉為第
一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
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初燕

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燕王自撰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進諸將士諭曰爾等懷忠奮勇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接戰即退遂棄前功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南軍先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自今無輕敵無選愞

達者殺無赦己酉師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
德州吳傑平安出眞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
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
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眞定相爲犄角
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强敵在
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眞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
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
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
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
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朔師

夾滹沱河遣遊騎哨定州眞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爲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强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卻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長鑽約六七尺横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躁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遠出兵逆擊之莊得帥

眾死戰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峰皆爲得軍所殺朱能張輔率眾並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貫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卻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皁旗亦戰死張皁旗者常以皁旗先登燕軍畏之呼皁旗張及死猶執皁旗不仆是日戰酣迫暮皆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請亟去燕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尚銳必

廣雅書局重刊

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奇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䁖目咫尺不見入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

戚攜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
盡爲燕兵所獲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
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令
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爲文具實使出
外募兵也　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眞定引軍出欲
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眞定燕王語
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爲上策若軍出卽歸避我
不戰是謂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
策破之必矣乃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故令校尉
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奔入眞定報云燕軍各散

出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王曰機不可失也稍緩之彼退守眞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由上流竝渡過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會日暮燕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於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

大戰右軍稍卻薛祿馳起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破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眞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於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

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槀城三捷皆有風助之　癸丑燕兵略順德廣平河北郡縣多降　夏四月燕兵次於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籍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略言齊黃竊削宗藩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衄臣不敢爲喜輒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

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爲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
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
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
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
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
彼必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
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
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嵒齎往
燕師又爲榜諭數千言授嵒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
士嵒遂齎詔至燕軍燕王讀之怒問嵒臨行上何言

廣雅書局重栞

嵩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嘻是不可紿三尺兒而指侍衛將士曰有丈夫者嵩惶恐不能對諸將盡譁請殺嵩王曰奸臣不過數人嵩天子命使毋妄言嵩戰慄流汗被體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嵩觀之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

上存必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
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下命之嵩歸至京方孝孺私
就問燕事嵩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
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
嵩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嵩言曲在
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五
月燕師駐大名聞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
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略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
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
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

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卽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詭徐沛令易士卒甲胄與南師同插柳枝於背爲識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興以來儲積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抄沙河沛

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秋七月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下乏薪拆屋而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尾尖寨梗餉道險隘難下燕王遣張禮間道夜襲擊下之乃使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

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爲之緩攻　平安自眞定率兵攻北平營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燕王軍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此不可疲於奔命徒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礮響爲號二次礮響則決圍三次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礮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礮爲殿者放礮

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旣來平保兒必駭散矣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由間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安還走眞定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於燕世子中官黃儼素奸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遺錦衣衛

廣雅書局重栞

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幷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　盛庸等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略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　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慰遣之令孟

善鎭保定諜報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
房昭寨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眞定餽
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
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
眞定必來援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
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
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
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
下有潛下寨降者十月眞定援兵果至燕王自定州
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旆登

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眞定兵俱潰
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甚衆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
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
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尙太祖女寧
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
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
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爲
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選懦觀望乃
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
以阨燕師既而燕王遺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荅

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
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王怒　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
等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
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
但聲言還歸北平旣出則以夜捲旗囊甲復入永平
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
如言果敗文兵於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
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
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保定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
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勞苦軍

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戴燕王告以金陵空虛宜乘間疾進王亦太息曰頻年用兵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攻決計趨金陵　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蠡縣復移營汶河命李遠率輕兵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乘冰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進望見遠兵少斂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卻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進軍退失馬遂大

敗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燕將朱能率輕騎千
人哨至衡水遇都督平安遣兵復通州能擊之斬首
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賈榮等燕王乃以師由館陶渡
見一病卒仆道傍王命左右以從馬載之曰壯士爲
我也聞者感泣進攻東阿破之指揮詹環被執吏目
鄭華死之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師至沛縣知縣
顏伯瑋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
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賦詩
書公署壁間夜二鼓師至東門指揮王顯以城降師
遂入伯瑋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

縊死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自剄以從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伯瑋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燕師遂向徐淮燕王久不見南師出遣番騎指揮款台帥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款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擒千戶二人歸燕王曰款台以十二騎破三千人眞壯士命左右錄其功遂進師徐州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而士卒多散出取糧恐後至者爲城中兵所掩乃伏兵九里山又先遣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

出乃熳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
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怒乃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
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礮舉伏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
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橋壞
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單騎往來
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　三月師趨宿
州燕王謂諸將曰敵綴我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
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
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龔
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礮敵

疑有伏猶豫未決爾師畢渡矣銘往果遇南軍萬餘徐行臨河南軍來追龔英連舉礮南軍卽斂退銘遂得渡河與燕王會宿州乃進兵蒙城渦河等處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按兵數日敵不至糧且盡諸將請還師燕王曰彼遠來銳氣求戰肯委之而去耶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時追暮令番騎指揮

款台以數騎往哨去南營四十里聞其更鼓還報南軍旦必至王喜命王眞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眞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南軍來追擲於地使往取亂之眞等進與安軍遇相接戰南軍追至擲囊餌之南軍競往取囊陣稍亂又入伏內伏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番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矟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步曲哈

廣雅書局重栞

三帖木耳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矟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衞諸將以爲言不聽　燕兵破蕭縣知縣陳懋死之　燕王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爲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淸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餉舟甚眾淸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淸旗幟亟馳往援鐵鉉來戰燕軍不利卻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

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

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爲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擊破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於陣平安轉戰圍王眞數重眞身被十餘創自刎馬上平安遇王於北坂王急幾爲安槊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卻

廣雅書局重栞

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採蕪而食燕王曰南軍飢更一二日饟稍集未易破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至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蔚州衛千戶李斌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軍再捷王眞陳文李斌皆驍將敗沒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溼且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

覬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攣耳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公等自爲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蓋燕王於是不解甲者數日南軍樹碑相慶也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軍士通夕不得休暨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儆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

廣雅書局重栞

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須將士每拔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賚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諜報南師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負糧者居中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於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

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御之高煦窺見南師罷即帥眾自林間突出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餘匹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眾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礮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礮福軍誤為己礮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壕塹皆滿燕兵急擊之遂破其營指揮宋垣力戰死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都督馬溥徐眞都指揮孫晟王貴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

廣雅書局重栞

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是月上用齊泰黃子澄謀調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燕兵後總兵楊文至直沽遇燕將宋貴截殺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罹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

之師抵淮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礮南軍駭愕福等前奔之南軍棄甲走庸股栗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單舸脫去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眞

廣雅書局重栞

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
攻取不易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
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
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眞兩城勢單弱兵至可
招之而下既得眞揚則淮安鳳陽人必自懈我聚舟
渡江久則必有內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
州遣使吳王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
城降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
剛練兵繕濬城濠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城禮
既有異謀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

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
者官三品左右悍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誘力士
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遂出禮於獄開門降庚子燕兵至天長禮等縛二
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
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
郵指揮王傑降遂克儀眞立大營於高資港儀眞旣
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
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
練子寧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

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己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嫺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爲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因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爲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地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

諸王之罪卽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　寧波知府王璡承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　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於瓜洲命內官狗兒（狗兒後賜名彥）回領都指揮華聚爲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

廣雅書局重栞

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
喜遽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
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朝廷大臣
多遣使來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
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
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叛去植以大
義責之遂爲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
具棺斂植遣官護葬於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至江
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渡江舳艫相銜旌
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颶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

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
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
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
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
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
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
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
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孝
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
羣臣鄒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毆景隆幾死請亟加誅

廣雅書局重栞

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illegible]者相枕藉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爲辭覘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勤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

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
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爲庶人云大義滅親
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
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
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瑞還
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候執至來獻
景隆趦趄帝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苦
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
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

廣雅書局重栞

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於外洋不果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燕王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爲攻城計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冕等請誅之不

聽至是燕兵進屯金川門帝乃命左右捽增壽至責以大義斬之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千餘騎衞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竝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内縱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被燕軍執寘師中帝遂遜國去是日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

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篪大理寺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鄭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　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

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
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
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燕王
指以上諸人爲姦臣別其首從先是出賞格凡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姦臣爲首者陞官三級爲從者
陞二級綁縛官吏爲首者陞二級爲從者陞一級有
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私讐劫
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鈍黃福
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爲姦臣所累乞宥罪令復
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并宥張紞復爲吏部尚書餘

廣雅書局重栞

皆不肯尋復揭榜於朝堂增徐輝祖葛誠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彥囘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卽位燕王曰予始遘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勳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於天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大臣皆頓首曰天生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殿下爲太

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永有所託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王乃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即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復周王橚齊王榑封爵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

廣雅書局重栞

是始驗其言云　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上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舊名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熥為廣澤王衛王允熞為懷恩王徐王允熙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封甌寧王後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帝念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

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中山王之後一門二公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帝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而已帝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得李諒等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為北平按察司知事初燕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

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奸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帝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閱視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稽首未及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

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隱蔽也　帝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

廣雅書局重栞

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智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時吏部尚書張紞懼退而自經死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即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　幽建文帝少子於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帝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

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其身已死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不聽　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受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封

廣雅書局重栞

賞從征將士封丘福爲淇國公朱能爲成國公張武爲成陽侯鄭亨爲武安侯顧成鎭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以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爲思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爲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

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罹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爲順天府

谷應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怏怏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即位令帝開誠布公杜釁修睦几杖之賜頻及智囊之計不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士留章封還錢僦羈縻之道亟行柴章之謀未决也若謂事憂厝火

廣雅書局重栞

計決徙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玄武喋血而建成敗當其堂皇不避升陛不拜則相如奏筑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黃獨不能乎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鼂錯先主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裕辭歸玄乃悔使京口爲燕王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闔門自焚也遣張昺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既起兵非帝殺王卽王弑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

呼忱日月指誓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館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旣收伯仁安能反臣姑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扉日角皇孫落月偏顱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乃無瓦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自難逭眞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灞村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萬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䧟令山東北平堅城

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衆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漢王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詘寧能縱馬飲濟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奈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飆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獨是建文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王橫貪天位覗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沃盛而孝侯遇弒毋亦弱肉強食豈爲天與人歸宜乎練子寧噀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

孺哀絰大罵以爲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內灰飛緇衣脊遁爲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詔咸與維新討安反側而乃縣賞討奸清宮戮御斬袪之怨旁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寺國君含詬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諮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幸而即位之後山東首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視旱蝗周諏郡縣敕吏部以拔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陲尊崇先聖政事之美頗班班可考焉然以弓

廣雅書局重栞

論之梁皇弑主肺石達冤徧武纂兒賓筵好學蓋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晚蓋之常規非哲王之天性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番禺沈寶樞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

廣雅書局重栞

金十錠朱書篋内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
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帝
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
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
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
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妻子在任
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即以死報陛
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
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
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

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
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
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
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艮祥符人參政蔡運南
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
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
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
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
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
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

廣雅書局重栞

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饍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卽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樵夫

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
大家勢盛耳目衆多況新主意尙未釋能無見告不
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
備旦夕者卽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
王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帝曰
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壇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衆擬
浦江而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
不能行微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
一艇爲吳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
彬與景先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

載八人爲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遯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遣吳江邑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詗其跡

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游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潅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奄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掃門而候久矣即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留

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
彬等呼爲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
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
東南遣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爲汝計對哭久之且曰
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三
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爲兩浙之游杭州計游二
十三日天台雁蕩計游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王
入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
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因卻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

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泣
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
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爲文哭之時
朝廷偵帝甚密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豐蓋爲
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
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三月至善

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出山覓膳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攜有方物否各爲獻史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遍嘗之曰不食此已三年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屬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

難闕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
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　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
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
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　冬十二
月渡馬嶺遇寇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　秋九月建文帝學易
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反帝飲獲愈　冬十一月帝命濟錄迹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爲敘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即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囂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　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徧游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粤遊海南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暑於菴南四十里名滌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七

廣雅書局栞

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餚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即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

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欲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　秋八月滇

廣雅書局

寇亂帝入蜀程濟從冬十月宿永慶寺題詩云杖錫
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
受人間物色侵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　秋七月遊黃牛磯
冬十月遊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
浪穹　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菴程濟等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
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夔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下九江　九月游杭州吳山　冬十一月游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爲會稽之游八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粤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浪穹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游峨眉　冬十一月還至浪
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粵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
帝恐跡露遂有粵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
子盍爲我蓍得兌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
歲干支皆金火必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
能爲詩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
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詰恩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

廣雅書局重栞

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幷及帝𨤲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

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闖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察變忍恥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頹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況鐵函鎖箧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髯帝后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

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為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遥為應援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漼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菴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

彬之第蹤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
還骸骨岑瑛據之以聞吳亮辨其非妄夫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悤矣
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塲昭帝新居諒
闇此時兵力黷於邊闕內難伏於高煦國勢危
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
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强因茲遁跡之時宜申
控告之義非流離而藉其和則東遷而依晉鄭
一軍出荆門郎襄鄧可搖一軍出漢南郎長江
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輓前推

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饘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颷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內鮮惠懷之亂外無連營之謀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兄王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衰晉銅鞮而既死崦嵫待盡何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即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於

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
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
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
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
況胡濙訪仙思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
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番禺黃　濤初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偪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

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

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竝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

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

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
蹙濺起文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
文皇大驚詫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
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
康安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妻楊氏幷二女發教坊
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
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
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
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

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唯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幷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謾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

迪唾罵指斥遂凌遲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迪既死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召還舊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

官清自是匿伏利劍於衣袛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莫送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有青州教諭劉固者

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爲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兄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卽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綱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

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旣官中朝恆爲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尙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耶

兵部尙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

太常卿黃子澄初執李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

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
吏部尚書張紞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
上封事條方畧紞死太亦死
禮部侍郎黃觀字瀾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奮不顧
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
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
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
鈿佯使出市酒餚急攜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
門淮清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
位知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剎磯湍激

處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粽帽以獻命東舁象觀帽
之而剉於市籍其家幷連姻黨百餘人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
戰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
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
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
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
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
友黃鉞者仕爲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親喪家
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款伏巳

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洪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參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家人倶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葬之

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告

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想已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間詞曰入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

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鄰入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艮最優太祖以艮貌不揚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廣降於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誓以必死會命

廣雅書局重栞

使召之艮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衆譟起而奪使者去艮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攜歸廨舍嗟歎久之妻問故艮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子獻欲於廁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艮起而殮之即列薪於戸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託鄉人之客於杭者遂舉火抱印闔室焚

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謹自縊

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

郎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
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
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
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
殺李氏亦自經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爲
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生死累故行無不果
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當金川失守宮中自
焚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
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修與楊士奇

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輳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用也奈何徒自污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

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

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於市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
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
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
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詈曰我猶有面目卽
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旣卽位迫公主公
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
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

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幾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為公主蹤跡賊毋自苦公

主謹護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爲指揮旗手衞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尙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瓛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亮允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

廣雅書局重栞

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即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參軍斷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嘗上書燕王曰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京城破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成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後文皇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勛馬佚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文皇召閏先入諭

令更服閏曰死卽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絕文皇大怒縊殺之以灰釜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行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

倘處子也鄉人諡曰忠肖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戮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產族誅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院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彝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有兄

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
并藏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自留家及收者
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卒無一言戴族
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
戍廣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任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
被執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毅
衍等百餘家皆遠戍

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死之
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
收之引頸受刃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使燕軍還見燕王起兵痛哭與家
人訣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
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年秋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
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於鏞所相誓
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

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
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謫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
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偪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
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
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
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刖父與兄忍慟肝腑盡

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破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幸遼王通輒辱之文皇即位綱乘間言通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論死家人戍遼簿錄其家得遺書數百卷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遜國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即位錄戍卒入衛福在錄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哭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

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遜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爲多後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戶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爲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

文帝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爲江西副使未及行値北師渡
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徹衣數
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
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
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
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死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爲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卽位諸
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爲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爲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偪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余職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知府葉仲惠以修高帝實錄指斥燕師爲逆黨論死

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
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衞經歷周璿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
逮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鸞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死父旺子咬
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
屈磔於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

廣雅書局重栞

屈而死妻屠氏爲奴

給事中張彥方改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淸白堂後東平吏目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答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皆應奏曰聞之川澤納汙瑾瑜匿瑕王者之大
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
不問況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
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爲
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犒以寵范陽
尊官以禮魏徵突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
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況
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
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
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

廣雅書局重栞

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八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八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八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淸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

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
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漢之律不
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
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況
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
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敎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
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
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尋聞之蕩陰之
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
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死如歸

廣雅書局重栞

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
上其養育者卒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
劫人其捜捕者易於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
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
僚孫皓凶殘恆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
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番禺黃　濤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遣傅友德等平雲南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靄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靄翠故元宣慰使已而見雲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

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爲貴州宣慰使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暨鎭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鎭寧等州隸雲南已而靄翠請兵討部落隴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沒不常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鎭之

三十年三月古州洞蠻林寛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千戶吳得率麾下馳擊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楊文爲征蠻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統京衛江湖兵往征已林寛爲指揮朱俊所縛送京師　冬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茴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掎角以進分道夾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大破之都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設普安安撫司以土目慈長

爲安撫賜銀印置流官隸四川布政司，三月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諸處土軍宜一概訓練上以蠻人悍拘束止之已而以貴州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初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州諸宣慰使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

官司仍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及靄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尙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無他腸然

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遣蜀後安氏即靄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明玉珍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請爾封疆愼勿構釁啟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是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

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旣就執城中
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
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旣擒餘
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
之乃命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
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
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
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
思州思南鎭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鎭寧
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

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烏撒威清十五衛普市千戸所皆屬焉改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會勘思州事諳夷情也

十四年設貴州提刑按察司戸部刑部各增貴州一司其鄕貢附於雲南

谷應泰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沒尉氏武帝窮兵越巂牂牁僅附臣屬或聚干戈或通璧幣用力若此獲効若彼蓋拓疆域通文教易稱革面書載苗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滇蜀東連荆粤地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

霧瘴山蠻峒夷寨無宛馬卭竹動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奉藩保不失禮貽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夷互習豈非天啟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句吳當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安奢香之閒呼赴闕兩女子覩變決機勇於丈夫甚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竟斬馬都督蒲伏披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那永樂中

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鷄命使特遣解紛翠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遷攻殺如故夫亦夜郎恃遠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闢人侵逼南粵歸漢延陀攻殺勅勒入唐廢興有數革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繫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班超鄯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爲至矣此豈一時掩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爲布政司者一爲府者六爲州者四爲安撫司者一爲衛者

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
祠春秋廁肩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介
士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
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
者不知畧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
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番禺黃　濤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畀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爲山戎秦時爲遼西北境漢爲奚所據後魏韓庫莫奚服屬契丹唐爲奚契丹元爲大寧路洪武中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

子權於大寧爲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三衛處降人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渡遼河至白雲山爲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朶顏最强其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附於元燕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狩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內地盡拔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兀良

哈使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戸有差約以
爲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
良厚兆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
幾三千里大寧既棄天壽山與異域爲鄰而宣府遼
東斷左右臂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
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
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
後三所千戸於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
庭矣亡何三衛復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福餘
常與東合而朶顏常與西合爲中國膏肓之患則皆

三衛爲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討兀良哈大破之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尋三衛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罪然時附阿魯台出沒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爲悖逆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當分兵翦之遂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祿等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兀良哈驅衆數萬西奔陷澤中上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蹂藉死無算上乘高瞭望見其衆復聚遂張左右翼

嚴陳夾攻命吏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頃
寇騎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略盡
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而還自是三衞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上親征出喜峰
口至寬河大破之宣德初朵顏衞指揮哈剌哈孫等
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上不許至
是上親歷諸關塞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衆
盜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上
曰孽寇無能為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
當驚駭走矣今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

廣雅書局重栞

諸軍竝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其營二十里寇望見以爲乘障卒遂悉衆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集神機銃疊發寇不能當大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寇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大驚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

效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把台果
大克獲歸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
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
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四驛
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
石永樂間大寧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
石徙開平衛於此棄地蓋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
河之險邊陲斗絕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逼兀良哈

先是詔蠲三衞罪予自新以泰寧衞印沒於寇更給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等衞阿魯歹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良哈貢使戮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衞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脫歡遣使通兀良哈潛伺屢諭不悛至是復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四年夏六月福餘衞都指揮歹都等數言賞薄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勅曰文皇帝以爾通

阿魯台歲徵馬三千匹贖罪爾僥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逼瓦剌罷其部落貢獻　九月兀良哈犯邊右參將楊洪追擊於白塔兒三岔口值兀良哈五百騎擊敗之射死十二八擒三八

六年冬十月左參將黃直巡邊至閔安山值兀良哈三百餘騎擊敗之福餘衛脫火赤完哈等假射獵屢犯邊至是被擒磔於市尋復以遊騎犯密雲扒頭崖塞射傷戍卒又掠牛心山

七年冬十月兀良哈千騎自氈帽山犯廣寧前屯等

廣雅書局重栞

衛守將曹義擒其將孛台會三衛來朝戮示之
九年秋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
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同太監僧保由中路
出喜峰口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
家口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
都督劉懷同太監但住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灤河
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
寧朶顏於虎頭山出所掠萬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
俘斬安出部各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寖衰然怨中國
益刺骨因糾也先入寇爲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邊抵廣寧兀良哈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瓦刺也先亦東侵三衛乃遣使勑諭之毋爲瓦刺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拒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也先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京東并設參將總兵罷朶顏三衛互市

景帝景泰六年朶顏諸衛來朝乞耕地及犁鏵種糧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寇獨石先是旣罷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然三衛常竄名瓦剌使中窺我遇

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漠北挾爲重稍侵軼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爲瓦剌問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已而泰寧衛都督僉事單于帖木兒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謙持不可帝重絕三衛歡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楯須寇至乃給謀遂沮至是寇邊參將葉盛督兵破走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孛來爲三衛請賞不許自景

泰末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額隨孛來使者走雲中朝廷羈縻不問至是孛來爲請賞勅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峰口今朶顏都督朶羅干等擅易貢道希混賞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誅焉尋復闌入邊遣都督李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奏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寧衛都督劉玉兀喃帖木兒等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幷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他聽與民交易朶顏衛兀研帖木兒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二月瓦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峰口入詔

廣雅書局重栞

待以三衛禮勅其渠阿失帖木兒無糾朶顏妄更貢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幷求開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

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修邊備先是自天順後孛來潛逼三衛屢入塞中國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爲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瀵北馬經大同宣府報敵老營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逼乞於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三千赴密雲防禦

及會兩鎮巡操從之
十一年冬朶顏入寇先是邊軍燒荒出塞遇寇騎掩殺之邊釁遂起馬文升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璽書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朶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朶顏逼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朶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

廣雅書局重栞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寧衛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嚙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為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朶顏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倬謀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把兒孫遣杜秃等來請貢且獻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亍貢把兒孫輒謾言呼杜秃等去竟亍把

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

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朶顏三衛寇邊先是朶顏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次把兒孫謀奪嫡不得把兒孫尋亦死革列孛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寇漁陽諸小關堡率殘破至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創朶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阿堆哈利赤頻入建昌喜峰口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温代大用旣去諸衞益恣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顏

諸部日益横

二十年秋七月革蘭台求增貢衞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寇會俺荅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謬曰山海關諸邊無儆亦朶顏諸衞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衞二百人

二十三年朶顏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郤永出塞襲朶顏别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零騎居近獨石不逼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敵追輒走險亦頗爲國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頻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朶顔益結海西諸部出沒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於父益誘俺答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鎭隸焉改孫禬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俺答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俺答所呼朶顔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朶顔部時時犯塞咸寧侯仇鸞詗知影克實首禍欲發兵掩之何棟曰朶顔犬羊也縱有反覆爲患尙小若勦除

廣雅書局重栞

朶顏漠北窺隙必且憑爲巢穴是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楝言已而楝設計擒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傳首九邊

三十六年三月土蠻打來孫始收三衞導入薊州桃林口踰建昌營灤河掠永平諸邑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塞警自練兵議起鎮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最單弱把都兒辛愛擁數萬騎以朶顏影克爲鄉導入寇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大學士嚴嵩謂忬挾寇爲重欲坐糜金錢不報敵騎度灤

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出其後牽之遂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頗有斬獲詔逮忬及總兵歐陽安俱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博聞命馳至鎮區畫戰守以朶顏諸衞每外逼不爲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纛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蔽空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漠北大駭以爲邊兵頓增益終歲不敢近塞

三十九年三月影克復糾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參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朶顏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援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厓死者甚眾董狐狸亦革蘭台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槍擊之斃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為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於二千里之間畫地而守彼以十萬眾攻我一軍欲不破不可得也故

臣以爲禦敵莫如游兵燕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而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與繼光不可信安能勝敵夫我兵素未一當敵戰而勝彼不必服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繼光亦上言邊鎮之卒壯者役於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用棄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實用則不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

廣雅書局重栞

有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敵入平原利於車在近邊利於騎在邊外利於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更於西北召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掣肘虞疏上俱報可綸繼光浚隍增障邊備甚設而時俺答亦奉款迄隆慶三衛

修職謹邊部稍息長昂襲職爲都督
神宗萬歷元年董狐貍索賞喜峰口啟釁總兵戚繼
光猝勒兵青山圍之狐貍以身免尋縛首惡獻予款
始改喜峰口守備爲參將彈壓之
三年二月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幾獲之跳而
免馳去生縛其叔長禿羈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乃
釋之已長禿復叛合董狐貍縱掠
六年三月泰寧衛速把孩犯遼東總兵李成梁直搗
劈山大創之　長昂勒賞阻諸部入貢遣弟蟒金率
精騎窺喜峰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

廣雅書局重栞

十一年五月泰寧衛伯言把都糾眾花大等大舉攻鎮寧堡伯言故速把孩子也先是速把孩入鎮夷堡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成梁出兵黑山佯爲北伐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寧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額復貫矢中膊大哭失聲遁既而伯言復偕長昂董狐貍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衞屬部八十餘種而昂與董狐貍兵最强然部落不踰萬

十二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
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多斬獲　八月長昂
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追至老
鴉嶺而還已復糾哈不慎等數萬騎以打牲爲名圖
盜邊會上視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調部落東西
馳甚恣也然亦以犯邊罷賞頗賓
十三年夏四月伯言把都復入塞遊擊周思孝逐之
走遼河河深不能猝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
出布陣爲一二字一字衝鋒二字繼進伯言望見兵
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

廣雅書局重栞

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扯征孛來等十三人

六月薑狐貍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脫帽請甚哀言犯邊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昂以李成梁聲搗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夷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爸怨終不可報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奪賞會同館大譁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事張我續諭解之　長昂遣弟犢兎撥計來詗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紿執通事張五烈等戮之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俟其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心膂也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上幸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福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峪拒卻

廣雅書局重刊

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
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孛阿不孩叩關求款
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朶顏諸衛馬市
木市於寧前已而獐兎撥計修石門寨掠車廠莊總
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
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蓽子谷長昂蟒金復
勾西部班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
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閹警倉卒調兵自衛及

長昂遐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暈歹
踵昂轍同蟒金糾阿鎮等掠賞擦崖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賴暈歹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
去復糾插漢兎台吉等入寇連山驛總兵杜松出中
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兎襲拱兎營大斬獲然諸部
益鬨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部各聽撫
專勦賴蟒賴蟒勢孤乃屬西部啞拜台吉請款
四十年十一月蟒金賴暈歹乘邊軍燒荒入圍山堡
縱掠曹莊寧遠參將李應選失亡官軍九十人
四十一年春三月朶顏衛頭目脫來福餘衛頭目火

廣雅書局重栞

燒赤各授指揮僉事賜勅　四月炒花宰賽煖兎等以三萬騎屯王文谷陷七臺殺千總佟修鳳等邊軍失亡五百人　粲顏滿旦㸙只亦連犯掛甲嶺麻郎谷

四十三年夏六月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蟒金乘機入犯殺掠五十餘人喪卒二百二十餘人　十二月杜松擊火落赤於柳門敗之

四十六年夏四月滿旦及男溫布台吉等睥睨石塘間而馬蘭亦報蟒金聲犯桃林界嶺薊鎮戒嚴未幾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母子益恣以萬騎攻

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尋盟蓋自隆慶來長昂稱梟桀雄塞上垂四十年而土蠻部落如虎墩炒花宰賽煖兔輩東西颺動邊吏疲於奔命至滿旦以一婦躑躅曹石間竟不可制然亦自此漸微弱不能自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番禺黃　濤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齎璽書往諭韃靼可汗鬼力赤賜金綺四幷勑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擊瓦剌瑪哈木戰大敗瑪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阿魯台寇灰溝村黃甫川

三年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
闊兀艮哈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鬼力赤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鬼
力赤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本雅失里以
阿魯台爲太師始與中國不通瓦剌瑪哈木與阿魯
台勢不相一遂各相讐殺
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以織金文
綺持璽書諭本雅失里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
蘭柴秉誠子別立哥請出塞自効從之允誠初名把
都帖木兒秉誠初名倫都兒灰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以綵幣賚書諭本雅失里幷賜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竟殺驥　五月封瓦剌瑪哈木爲順寧王　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眞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爲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愼之　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朐河南遇游兵與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

在尚書許言本雅失里聞王師來北遁去此去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火眞王忠李遠並被執死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沒若不早舉殄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

春朕決意親征　冬十月詔戸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候軍還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淩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

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闊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卯朔入臚朐河哨馬署黃峽遇寇騎得箭一矢馬四疋而還甲戌指揮款台署玉華峯擒一騎譯之始知寇在兀古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詣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人齎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隨戊寅至兀古兒札河本雅失里先遁夜倍道追

之己卯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阿魯台墮馬復上六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阿魯台攜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已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沒尾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寇望見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

廣雅書局重刊

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

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黄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寧王瑪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瑪哈木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言瑪哈木

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瓦剌瑪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

中閒暇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四月駐蹕興和大閱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待乙巳獲諜知瑪哈木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厓峽次蘭忽失溫答里巴瑪哈木太平孛羅掃境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機礮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卻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寧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

廣雅書局重栞

薄其右掖不動豐城侯彬都督青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遙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瑪哈木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瑪哈木乘夜北遁時瓦剌雖大創去然殺傷亦畧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衆復聚山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遁去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

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
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瓦剌瑪哈木遣使貢馬謝罪瓦剌使
者言瑪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率
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勅鎮守寧夏寧陽侯
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十四年春三月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俘人
馬特使宴勞彩幣　秋九月瓦剌順寧王瑪哈木賢
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奴不哈來朝辭還賜鈔爲道里

費遣使齎璽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
十五年秋八月瓦剌順寧王瑪哈木死以其子脫歡
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為瓦剌
所攻窮蹙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桀驁每朝使至輒
嫚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
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都指揮
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戶部
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勅邊將備禦
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

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啓廞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具對如初上令同中繫於掖庭獄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召楊榮問原吉平昔所爲

廣雅書局重栞

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騾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等領驢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䄵等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輓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並出塞分貯　三月丁丑親征阿魯台戊寅車駕發
北京辛巳師次鷄鳴山阿魯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
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
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
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戍卒言
阿魯台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勑宣府
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辛酉師次獨石端午賜隨
征文武羣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
下丁卯大閱諸將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
賜牛羊錢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

陽亭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次閔安下令軍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癸未師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六月癸巳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阿魯台進攻萬全諸將請分

兵還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吾搗巢故爲牽制之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聞大軍發所部曰憂懼有散去者其母及妻皆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灤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或挾詭謀示弱誘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其部曲亦言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事見設立三衛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

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入京城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秋七月諜報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　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

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八月壬子宴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廄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戶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寇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

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唯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發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殘民數爲邊患請討之願爲前鋒自効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

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
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
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
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
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
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從征阿魯台　夏
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
幼孜從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
把里禿等獲諜者言阿魯台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
屬遁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

旦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邊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遠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遣中官伯力哥齎勅往諭阿魯台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冢瘞之上親為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命諸將各嚴兵以俟己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

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邙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贏盡給之合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

待償之衆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旣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濼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

位皇太子辛卯上崩

番禺黃　濤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安南古交阯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佗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爲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爲南漢劉隱所幷未

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
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燇
嗣湻熙間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
無子一女壻陳日熈日熈王死女主國事日熈得立再傳
爲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
上陽之義亦效日燇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遣人召
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
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糧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
振日烜卒子日燇嗣日吾祖舊名也自是爲藩臣貢
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燇卒子日煃立洪武初漢陽

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曰烇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曰烇
安南國王曰烇卒兄子曰熞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
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遽擇曰熞親賢
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曰煓曰煓卒弟曰煒嗣而
叔明實專制國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
叔明卒曰煒爲國相黎季犛所弒立叔明子曰焜季
犛叔明壻也上曰叔明弒曰熞而有其國今季犛又
殺曰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
書責之未幾曰焜亦爲季犛所弒立其子顒又弒顒
立其幼子安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爲舜

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爲
胡一元子蒼易名𡗶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
陳氏絕𡗶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𡗶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　八月老
撾軍民宣慰使刁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
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
煃弟也曰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
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焜賊臣黎季犛當國擅
作威福日焜稍抑損季犛弒之立其子顒未幾復弒
顒而立案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

氏宗族幷芟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
查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
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
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
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飢餓困
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
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
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
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

逆滔天陳氏宗屬横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爲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

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奃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弒主簒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勅往安南問胡奃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奃遣使阮景眞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勅往諭胡奃十二月安南胡奃復遣阮景眞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巖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奃遣其臣黃晦卿等以犒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奃不至何也

廣雅書局重栞

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登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嵓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遙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僞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

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　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

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　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

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閤進攻隘留及雞陵二
關破之傳檄數季犛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
度芹站兩傍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掩捕之遁進次昌
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
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
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
栅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
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
富良江以爲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栅多邦隘增築土
城城栅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

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

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
城以燃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黄中等
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
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
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
爲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
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
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
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
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

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
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
復遁入黃江悶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
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
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九江大
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
水縣悶海口地下溼不可駐乃陽爲還師至鹹子關
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
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

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詗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其子澄於

廣雅書局重栞

海口山中次日士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僞太子芮將
相王侯柱國黎季犛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
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
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阯布政使司都
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
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宣化太原鎭蠻諒山新平
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衞十一所
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爲鎭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
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
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

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
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
事勅張輔沐晟劉儁交阯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
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
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
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
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
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
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
用之　冬十月以交阯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

廣雅書局重栞

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爲交阯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阯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阯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阯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淸遠伯王友進封淸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子孫

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阯平上問戸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秋八月交阯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跳歸我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遁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爲主稱曰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

廣雅書局重栞

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阯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阯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勅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愼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

陳氏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鹽灘守將徐
政戰死張輔兵至交阯敗賊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
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低
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蹤
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
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沐
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
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幷獲其將
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鎔鄧景異
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凍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留黔國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為交阯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為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會征夷將軍

沐晟討交阯陳季擴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
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
張輔至交阯督兵敗賊黨阮𡊨胡具澄鄧景異等於
尤眞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蕊斬之蕊廉
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翊衛
將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
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鎭守交阯都督
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阯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
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昔縣厓側徑英國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麽生禁

以歸八月交阯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鎭守交阯加陳洽兵
部尚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鎭西南而
尚書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阯鎭夷衞百戸丁仕驗來朝貢馬
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阯府州縣儒學及陰陽
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
津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阯多由
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温故路近七驛傳
便往來從之尋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

土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參議鎮夷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阯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阯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阯交阯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

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黨范柳范晏等肆出剽
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
利敗走擒寔彬請就交阯戮寔以徇先是李彬代張
輔鎮交阯中官馬騏爲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
箇騏晝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
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上言交阯
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
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
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

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
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勅豐城侯李彬勦寇黎利潘僚車三
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晝方略早滅此賊　交
阯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貴定贊
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阯郡縣擇
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
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
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阯參政能撫輯
流民歸附者眾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

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眾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眾貴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阯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　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者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詒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　冬十月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廣雅書局重栞

遣內官山壽諭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黎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僞求降不出九月掌交阯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淸化破走之　召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阯布按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治交阯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

皇知其安得寢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冬十一月交阯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侯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夷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阯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廣雅書局重栞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籠州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討黎利仍命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阯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效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子孫毋倚富强要戰功後因黎氏弒主虐民太宗皇帝

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爲季
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
昇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爲惻然昨遣
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
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
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
臣等以爲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
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
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
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

廣雅書局重栞

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　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阯　十一月參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寧橋尚書陳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洽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卻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量城義不可連戰

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潛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爲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忠節

十二月交阯布按上言尚書黃福舊在交阯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夷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阯尚書李震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勅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同進

二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旣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阯卽欲爲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

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阯賊黎利攻交阯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栅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　三月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廣東總督運糧赴交阯又勑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

廣雅書局重栞

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阯黎利圍乂溫都指揮孫聚拒破之　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鬪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歛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

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阯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

廣雅書局重栞

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元帥吏士沮且暮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書黃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

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逼斥之諭以順逆賊終
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餱糧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
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晟兵竟不出　冬十
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爲盟退師遣指揮闞忠同黎利
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
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
子簒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
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
平黎賊卽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
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

廣雅書局重栞

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尚書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廑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

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承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卽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卽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衞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等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

廣雅書局重栞

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僎送還官吏百五十七八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八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暠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交皇時用兵交阯侍讀解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弒因自立侵老撾宣慰刀扳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

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露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譓僭號統元追謚黎晭爲襄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晭晭多行不義國

廣雅書局重刊

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昺昪作亂鄭綏鄭惟鐩攻誅之遂弑晭立譓鄭氏國世臣譓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綏等亡走淸華昺昪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淩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爲樂詭言莫邃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參督有罪自拔歸譓用爲宜陽參將將而與昺戰大敗之殺昺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譓倚登庸自强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託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鎖九鼎爲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

橛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鎭之謀殺譓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譓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譓弟廳初登庸妻譓母廳登庸所生也

六年莫登庸酖殺黎廳幷其母殺之而自立時譓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僞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譓取清華據之譓走義安又追敗之譓走葵州又棄葵州走老撾

九年秋九月黎譓憤恚死衆復立其子寧號曰世孫

廣雅書局重栞

有兵三千登庸屢攻之老檛爲援不能克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訴大臣爲請者㒸發兵二十萬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寧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舶郭遼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沈於江寧更鄭綏子惟𡎺走老檛聚兵八千人保淥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爲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瓚言登庸弑逆當討戶部侍郎唐冑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爲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憭適至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鎭告難俱被邀殺惟憭等十八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憭有志操能文章爲書引申胥張良豫讓爲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

廣雅書局重栞

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
釋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
閒住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不報　八月雲南巡
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
行覘至納更山爲土舍李孟光所擒併獲僞撰大誥
一册上怒復勑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
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賚金帛　冬十月
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
陳陳篡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爲賊天道好還今於

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
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
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
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卒奪隘
十七年夏四月命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副將軍兵部
尚書毛伯溫參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
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鎭營破之莫方瀛帥兵
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
遣兵據其地以爲諸夾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
范正毅齎公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賙被逆

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㫤弟譓亡何譓
被奸人杜温鄭綏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𢢽旋
自清華迎譓歸與𢢽俱以病死黎氏無嗣𢢽垂死與
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
付以印章命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
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
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冒稱黎姓非譓子也其所自
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輔乃以范正毅等
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僞且雖稱
求降而詞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決意討之以鸞

總兵伯温參贊未幾廵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
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
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温師亦
罷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黃綰翰
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還諭兵
部會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逆罪所必討宜臨以兵
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咸寧侯仇
鸞兵部尚書毛伯温師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

廣雅書局重栞

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為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峒必令黎寧不失位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憭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濱海於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齋都齋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

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祕策者固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

六月毛伯溫等既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廣西憑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參將李榮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泫督之分奇兵為二哨一自歸順州為一

廣雅書局重栞

哨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張鞏督之廣東欽
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參將高韶督
之又烏雷山等處爲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楫
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爲
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
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
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
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朱方右哨
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程
旦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

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温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爲其孫福海守國與其姪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匐稽首納款書復

廣雅書局重栞

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溫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爲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溫言乃降安南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

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妄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賚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　夏六月毛伯溫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衆爲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浤瀷復振卒逐黎氏有其國

神宗萬厤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浤瀷子也隆慶中浤瀷爲其下黎伯驪所逐死於海陽至是茂洽

廣雅書局重栞

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維潭來降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立寧子寵於西都簡惟憭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請督臣歸罪請款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為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國家鎭撫四裔良厚維潭乃聽命至是款關具儀受其降

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維潭爲都統使子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界兩廣雲南三省輻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鎭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謚稱宗黎明之弑或曰鄭維鐽爲之鄭宗强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淸

華爲重莫以都齋爲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阯自漢入爲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夷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爲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弒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旣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

乃孤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
民略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
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沒然後
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
之議辱比敬瑭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
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啟兵端未有徒敗
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攘詢韓王按劍
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
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
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嘆血碧化千年計其

廣雅書局重栞

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八爲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崖唐美貞觀組加突厥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乂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紈袴柳升失在輕浮乃拾捐之爲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臣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撫經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黼黻承明恆若有餘決機危疑

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啖瑺於耒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閫外貽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爲陳後實爲黎竊嘉靖中黎氏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匍匐告哀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强自大勞弊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鎭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阯不以輔留鎭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貂

廣雅書局重栞

多魚特儆漏師短轅牠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番禺黃　濤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謊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翦紙為人馬相戰鬭往來益都諸城安州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

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瑛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

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即陷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鼇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剿不即就道敕諭以賊遁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圍之勿圖近功升臨賊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

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搉擊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

盡遣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及萬人毁民撫定綏輯由爲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死賽兒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里閈閭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蚤發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紐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遯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廣雅書局重栞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習惑亂陳勝以篝狐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怪也予以爲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兵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剪楮爲人馬相戰鬭衆益信之於是卽墨諸奸民遂蠭起而賊黨董彥杲賓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

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賓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爲羣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受鉞出師驛騷供億逍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

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牝雞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幷天下奉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幷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蹤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羣號沖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番禺黃　濤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

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

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

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知縣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　河南河水屢歲爲患先

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併命禮兼督之　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為源河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於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啟閉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於汶泗夏秋霖潦

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

河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自衞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有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爲之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御以橫木貫於椿表牢築隄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尚書宋禮薦其才擢爲工

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輸輓甚艱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淸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之乃鑿淸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亙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風淸江福興新莊以時啟閉浚儀眞瓜州通潮鑿

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亙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幷山東兖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幷直隸衞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衞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濬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河在齊魯間者宋禮功

爲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爲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於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稼往還不若益耗兌軍便帝是其議改爲兌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

廣雅書局重栞

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間漕米入廒始有鋭至是帝詰鋭米戶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鋭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　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罷瓜淮兌運幷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

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腳米四倉故無耗者準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時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

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於斯爲盛亡何漕撫李慧請賫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爲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賫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衞軍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賫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嚙蟻蝨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

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厯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變折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

廣雅書局重栞

相鄰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隄岸相接

九年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避淸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淸江浦外河石隄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閘河置閘以避戚港之潘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隄之東復隄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輿然皆方物筐篚非秸稭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桴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圍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讙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兒倉號爲轉運

此劉晏遺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啟臨海咫尺台宕猶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隄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句吳之霸烈爲聖主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啟千年之利涉至於濟淮

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
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
人力輸灌栽通遠近地形蓄瀦本盛蓋東南舟
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支延蔓
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聯已見百川之趨因
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
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略京
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隄而江
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鑿呂
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

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京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

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廣雅書局重栞

番禺范公詒初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番禺沈寶樞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亙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

廣雅書局重刊

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

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爲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

廣雅書局重刊

九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

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
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
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淹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
吏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
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
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
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
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
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

四千餘丈十餘年間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洵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於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於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

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幷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幷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於是乃濬滅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鎭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鎭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

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旣湮淤成陸歲歲修之郎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遵海而北至

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
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䝉合然多湮廢
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
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
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
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
海知縣張嵿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長一萬一千
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
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

廣雅書局重栞

萬餘兩是歲大饑畚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
得仰食焉

神宗萬厯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
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逵蒞任發帑金十萬
爲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
反塞不一年盡爲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
歸吳會葢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
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
冀州神皋天黨也若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湖

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瀦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婁江卒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相繼壅蕪矣夫縣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閽則忠臣爲之泣血況於滔天巨浸洩於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於一抔之土其

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
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頹江
流剽疾聚族兼行令橋梁既立水勢紆迴清浮
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
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
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
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
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
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
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

之吳淞茭葦叢生漸成陸地請於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開范家濱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爲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睹矣至宣德七年況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芍陂頹芟渭渠需莊而況金城柳大滄海門成世紀荏逝陵谷推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茍非泥橇山

標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沈寶樞覆校

DS
753
.K3713
1887
v.6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册立世子爲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册爲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即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

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
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
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
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
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
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鑒錄
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
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
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

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隙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

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
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
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
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
冬十一月命巨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
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
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
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
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

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畱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

廣雅書局重栞

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備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啟穎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太子遣人馳諭

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啟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贊善王汝玉每於皇

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

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

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

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

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

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

之辭不足爲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眞德

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
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太
子郎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鑒戒不可
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
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
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

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

廣雅書局重栞

二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爲勞似卿樸直若

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狃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函曰皇太子齋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復念其

事功宥之有譖於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竄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卽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卽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撻之仍嘗陛曰奏有旨不問旣退亟宣侍衛者侍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推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詹久楊士奇以公命使也宜亟行撥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

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
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
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
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
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
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蓋太
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
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
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

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俳徊久之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於鳳陽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

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遲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於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

廣雅書局重刊

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

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
啟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
見疎斥儼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
因僞造毁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給外
廷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
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
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
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
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
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

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寄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僞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遠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

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備
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
監海壽奉遺命馳訃太子太子慟絕强拜受即遣太
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啟曰出外有封
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
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
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
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
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

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卽位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愼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虎闈而齒冑蓋若是其慤也及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間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察治忽爲嗣王之要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睿質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黃淮進賈誼之謀解縉效鄴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

翼無成金玦偏裻憂方大矣幸而皇祖無別嫡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刖非特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法頒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況金忠蹇夏輔導於前黃淮楊士奇糾繩於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特崇眞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秩賓之釆也賑穎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幽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

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
大官大邑雖復啟閭而庶政庶獄成就諮決名
爲儲位實則長君名爲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
仁宗之厤祚短而子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
宮闈媢禍同本謝値管蔡流言備極讒搆一時
並集何以爲儀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
高煦贊之僞撰遺詔而煦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
益以宄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
加之敬禮之密推胄楨輔國之變鬬兩宮夫是
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前

洩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敎之淑質甕於上聞含沙之吻口交亂四國非蒙戾園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載之郅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沈寶樞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爲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卻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眞社

廣雅書局重栞

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　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

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趫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阯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於是坐

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

所爲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交阯爲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請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

職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爲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爲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卽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卽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宴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

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恪加歲
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
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
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
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稚子不足誅遣鳳
陽守皇陵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
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即位改明
年宣德元年　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
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
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

廣雅書局重栞

是舊也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　秋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旣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卽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

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戸盛堅右軍知州朱烜後軍諸子瞻圻瞻域瞻垍瞻墡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戸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烜等大帥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

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唯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陳兵見泰傲倨不拜敕南面坐蹠泰大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汝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洸洋天下耶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泰對無所言上曰泰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泰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

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衊乘輿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驕

廣雅書局重栞

而寡謀外誇中框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命大索樂安奸諜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

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

廣雅書局重栞

少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烜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眾不從曰南人謀家耳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眾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

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
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
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
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
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卽擒獻
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
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
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
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
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暢神武詞旨

廣雅書局重栞

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敕諭高煦不報已復遺敕諭之曰前敕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敕繫矢射城中

諭黨逆者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
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
子別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
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
天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
寧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給斌等復入宮
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羣臣列奏
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
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卻之以羣臣劾章示
煦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

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脅從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鎭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乙酉班師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戸井授等以歸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戸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敕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

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合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衆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卽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

廣雅書局重栞

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

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命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

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
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
逆黨王斌朱烜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
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
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　上至京始思楊
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
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
論趙王銳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
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
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

廣雅書局重栞

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內䖏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漢庶人高煦鎖縶之內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泰曰高煦爲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

也性仁柔體肥足奕高煦輕之以爲可取而代
也於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
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王寧
淇國公丘福亦復宮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
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爨陰教克修則
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
也然而煦者不過桀驁不臣非有深圖遠算特
以成祖喜其猛鷙昭帝曲加友愛於時父兄見
驕恃愛肆姐封雲南則恚怒不去封青州則託
故不行支解無罪僭用乘輿逆節所萌有自來

廣雅書局重栞

安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强也人不過王斌朱烜煦非有貫高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爭濟南轉躪河北而困守孤城束身就縛豈非外多誇詐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眞神算也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衞耳昔袁盎勸帥淮南田叔燒梁獄辭即合罪狀畢明猶當曲全恩

紀而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逍遥城中煦嬰鎖縶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沖一足勾上踣地以致銅缸燃炭身首爲灰彼豈眞有闇戕戴吳筑擊秦庭之智哉要不過桀驁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寘鐇宸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懾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於漢庶人之變而歎蜾蠃之類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史[illegible]覆校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崩於榆木川衆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齎璽書馳訃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敕今稱敕是詐也罪孰當之乃作啟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王兵爲變皇太孫辭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廣雅書局重栞

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令暫假之歸即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吾今即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阯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燒鑄進供諸務悉皆停罷　出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於獄復其官　以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

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初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士奇對曰漢文帝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　命減惜薪司賦棗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

廣雅書局重刊

詔下纔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　命吏部汰冗官　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　河南黃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産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産槩

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斂金帛博易輸納而吏胥因以爲奸其一切禁止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偏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今未可援以爲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月數日今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絰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是也　以靈壁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

廣雅書局重栞

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　長沙府民自宮求爲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爲卒戍邊　以太常寺卿周訥爲交阯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徼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幷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縣水溢命賑給之　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

冬十月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　賜衍聖公孔彥縉宅初彥縉來朝館於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　山東登萊諸郡水災蠲逋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潛樂清民饑命發倉賑之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曰興學校敎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令俾專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

廣雅書局槧

用空乏之官預爲備曰借民力畿南之兵困於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於出多而入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　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錄召楊士奇等諭以欽恤至意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　十一月宥建文

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寬典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阯按察司復以謙爲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宜於朝中數奏沽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謙不納上乃降謙擢時習爲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謙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　召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阯辦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阯荼毒

廣雅書局重栞

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変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進戸部尚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蹇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强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　賜戸部尚書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甚善但所司

數以徵徭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　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爲御史常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衆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慮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

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十二月諭吏部愼選師儒　令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內西序上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於屏間有善政則各疏於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時復觀之令五府六部之

臣朕朝夕接見尚能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既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　罷海子西湖巡視官

上謂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之利哉　命戶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郡縣停免催徵糧稅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貪贓者錄其姓名藏於官以便稽閱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

廣雅書局重栞

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黃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文幣　南京龍山産靈芝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出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於左

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言達自封識以
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池
坑冶聽民採取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　罷給朝覲
官孳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牧馬蕃
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
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
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
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
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
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

內批豈眞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則陜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二月舞陽清河睢寧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從容爲上言之且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

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
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
卿可以朕言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璽
書開喻之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
官毋以謙爲戒已而召謙爲副都御史時有中官採
木四川擾民者召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爲朕窮治之
勿懷疑畏　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樂亭連城蓁蕪蓬萊黃巖民饑命發本縣倉賑之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
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

廣雅書局重栞

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蹇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即遣使齎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　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

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入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朕與卿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關生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　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　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令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上嘗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令閱皇城衛卒還

廣雅書局重栞

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畢乃閱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乎又令閱奏疏多取言民瘼者上白太祖曰兒生長深宮乃知民間疾苦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大喜稱善及皇卽位爲皇太子監國多仁政旣卽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陛辭輒戒曰民力罷矣毋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寬厚然深惡贓吏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　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昱陝西按察司

僉事韓善爲民和等坐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專擅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

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
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
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即位遂行
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隷山東河南山西
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
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
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爲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
或出自僕隸憑藉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戸部申舊制
違者幷有司置之法　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
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

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與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藉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 夏四月戶部奏青州借官糧賑饑乞復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即命就便分給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務在平恕 御左順門諭廷臣遵

廣雅書局重栞

守皇祖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馳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　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須覆奏然後行　朶顏衛朝貢不至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馭夷之道毋令擾邊而已不許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誅高煦之叛　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脇不死繫獄

時上面諭釋之復召入翰林

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明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侍上曰讒慝小人直能變白爲黑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汲黠正直奸邪窺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　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　九月命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叩

廣雅書局重栞

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敕切責可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偏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繹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時征交阯屢失利上猶

問英國公張輔亦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棄交阯便上從之赦交阯罪詳議棄交阯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册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

廣雅書局重刊本

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不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誣詆曰卽此可廢也上覽二三事遽艴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

獨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諮問士奇曰皇
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
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
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但朕重皇
子而中宮祿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
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
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
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
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
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

廣雅書局重栞

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於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於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册妃孫氏為皇后

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

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
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
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
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況漢承
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
多矣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
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針灸圖禁鞭背皆後
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　三月召蹇義夏原
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遊萬歲山命乘馬中官
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

義等叩頭呼萬歲上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然古人遊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宮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全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濟禁捕治　夏四月吏部尚書蹇義請裁內外冗員從之　寧王權奏乞賜南

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五月巡撫大理卿胡槩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于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

廣雅書局重栞

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　工部尚書吳中以官木磚瓦私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遙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　上閱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　秋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遊東苑賜宴於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

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翦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令中官賜食　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歉流徙南棗彊縣凡二百餘戸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棗彊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厯代戸口盛衰上曰戸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

廣雅書局重栞

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　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眾叩

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於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上曰直儆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

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不許

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

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寺爲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不許

五月諭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　六月裁湖廣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至

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

廣雅書局重栞

然充足　廣東海陽縣進白烏二胡濙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　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　九月命戶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自洪武來栽種之令多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毋具文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璽書賜詩褒答　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爲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

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
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近聞
於諸司徵求不厭當不令涸内閣也數日遂有是命
山瑛俱東宮舊臣瑛行事亦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
云　十一月奸吏据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皁隸賂
放歸訴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
廉乎對曰所訴事誠有非誣蓋朝臣月俸止給米一
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而
皁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皁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
亦不免仁宗皇帝知之增朝臣俸蓋爲此也上曰朝

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囚告佐枉法者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上明決類如此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

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覈工匠清糧運數事詔下民大悅　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召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

廣雅書局重栞

謂上曰先帝曩在宮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　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蹇義楊士奇等　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

齋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黃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戶兵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皆言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運舟楫處擇荒閑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連年饑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困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各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況鍾以

廣雅書局刊

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溫州皆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為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合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隘塞險易遠近及寇情偽狀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歎曰

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

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爲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廣平大名水災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說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　敕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　令北直隸地方如洪武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

廣雅書局重栞

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日遣太監范弘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金綺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　九

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

十一月敕賜蹇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　太監袁琦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

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即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璽書已下戶部格而不行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今必舉此爲第一事如再

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吏當寛恤者對曰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爲民亦彌患於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贓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悅　三月賜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　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

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廒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爲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又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

廣雅書局重刊

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又繪圖揭於宮掖戚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爲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收所差內官資槖幷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捽寧手擊之

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
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
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
慰司刁之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
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
為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府何文
淵等七人於廷以招隱詩賜之　命致仕大學士黃
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八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
之麓淮等辭歸上宴之於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

夏六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羣臣　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西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恃以驕　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壯禎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知縣教諭厤事六科備用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

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廬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
人賫敕旌爲義民　上御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
創之主不爲遠圖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内郡不
能以時區處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而
遂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
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
然豈久安之道　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
忘武今稽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
於是車駕發居庸關駐蹕宣府洗馬林晩御幄殿楊

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二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并獻前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　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

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眞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册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

廣雅書局重栞

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
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爲皇上愼
選左右侍從之臣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時中宮王振故青宮舊侍上卽位命掌司禮監一日
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召三楊及國公輔尚書
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沖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
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
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
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僚大
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

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爲言又顧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貽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召王振至欲寘之死英宗跪請得免（詳王振用事）踰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脫劍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痏斲雕爲樸廢觚爲圜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

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采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於常朝錄外吏於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弋謙直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外示止輦內則瑱規讓善即喜翹君即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行邊又

且卻騶虞之祥禁白烏之瑞幽閨織婦訓誥同風招隱猗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阯於荒外廢胡后於長門擊陳祚於犴狴毋亦稽中之德未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攷仁宗一祀不承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於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於宣席其已安則宣光於仁劉緒纘於元嘉宋治盛於慶厤王道無

廣雅書局重栞

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俞之風過於吁咈將順之美踰於匡救矣假使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郅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奈何章帝賓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鞮之禍伏於多魚石顯之專萌於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尚爲有人哉

廣雅書局重栞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沈寶樞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於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正統元年　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

廣雅書局重栞

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

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於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

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譏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進直內閣預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能効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振旣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

廣雅書局重栞

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爲是
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
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
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
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
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
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爲蹙然乃命東華
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
皆望風拜振悅　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
琮於長安門時以京城之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

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闕十六日得釋以侍郎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沖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旣崩振益無所憚矣

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

十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爲兵部尚書時振權日

廣雅書局重栞

重晞以諂見擢於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攫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爲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鎰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旣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至庸者悉皆委靡於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核以篤吏治愼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

廣雅書局重栞

更順獨擕一梃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梃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梃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埋衞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釪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小梃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九疇視其瘠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梃具以實告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

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而異日厲踰我我劉球
也　太監王振陷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
罪瑄素不爲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
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
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
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
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
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
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薛
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

廣雅書局重栞

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衙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

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竅監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太后為上言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

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於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訐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詈家閹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　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

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於通逵匿其名邏校緝得之詔卽磔於市不覆奏　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於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於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敕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

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敎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青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賛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敕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　三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撫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爲謙嗾

廣雅書局重栞

言官劾之罷爲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壯麗甲於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於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棰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八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

幷振從子山臠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

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爲忠所殺詔復振官刻木爲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沖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嘗其責振於庭呼刃加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裔土勢如摧枯非直

廣雅書局重栞

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排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難除甫節必熏祿位志慌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璞帝壻也侍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為振黨竊殺蒲埋犴狴歸葬血碧悲夫侍

中戰死僅返汚衣呂祉魂歸惟特括帛雖范滂不祭皐陶絳侯見溺死亥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中官之詐矣何至呼爲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搆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爲賜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

悴唐文宗蕩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奸形屢敗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須賜寵褒擅殺剬威槩置不問上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歎捐軀三徑猶存空悲廬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屠爲振復讎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璫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入國假手也先樊

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
囚瑞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
竢今矣

番禺范公詒初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番禺沈寶樞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爲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爲已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

廣雅書局重栞

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衆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灣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貢罕地命沐晟遣官賫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居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爲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

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
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
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
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刀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
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緩
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寧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
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
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
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

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焉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連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征南將

軍右都督吳亮爲副將軍馬翔張榮爲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參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敕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　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州土知州刀蓋罕戰威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貲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

廣雅書局重栞

遂貸而不寘賜敕諭之
六年春三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瀾滄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扼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於金齒

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覘視窺覬示弱小夷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內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太僕寺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爲參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即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

廣雅書局重栞

狠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　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思任發率眾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璡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刁門俸乞降令右參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眾破昔刺寨移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道進取參將冉保自細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象石合攻徑抵上

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江寨賊千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戛父子俱沒刁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刁孟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籠山思任發乘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級乘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

廣雅書局重栞

月王驥等直擣巢穴山周三十里柵堅塹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參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級於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璡楊寧爲侍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

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爲寇上詔驥曰卿爲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背覘我軍容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悅效死緬人擁衆大至蔣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

廣雅書局重栞

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貴爲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麓川弖木邦孟養戛里弖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任子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乃縱兵擣思機發寨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敕齎諭緬甸宣慰

男卜剌浪馬哈省索思任發未朗遣適書與二日衛者曰天兵至矣卜剌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子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軏田禮爲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爲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刀孟賓爲鄉導又敕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宣慰使刀蓋發等各輸兵餉命戸部右侍郎焦宏

廣雅書局重栞

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發竟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爲亂攻銀把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

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

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遂恩撫有平緬至正統時刁叉衰弱思氏復振寶王老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夷自相攻殺道有所謂兩鼠鬬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調護數四而驕陀貢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倔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

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雲貴二廣土夷環疆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獷戇是跡而動誘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蒟醬不見於番禺邛杖不來於大夏使斷牂牁之北地盡越巂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土其論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須區置霑翠諸地

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多濁亂內孽叢小北敵陵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

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邛筰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蹢五等橫被冕王嗟乎陳湯貪黷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沈寶亨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留合衆盜福建寶峰場銀治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即索金於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

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艮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懋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

販至皆依之漸恣横以頤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撫各郡縣令村落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甲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攝之茂七殺弓兵數人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畧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闓王與正景率黨劫上杭還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

廣雅書局重栞

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爲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

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齎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遇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搏都指揮幷其從兵皆殪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眾喊聲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都指揮范眞等戰於城外眾潰眞與指

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　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　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願往剿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

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於黃柏鋪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畱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畱也賊退奔入山復會葉希八爲渠魁刼車盤岩鎭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陷得二陳鑑胡俱率衆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巳率江西兵敗茂七於建陽道始通楷遂間道

廣雅書局重栞

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寧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於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刧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之逡巡遁去　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寧知府張瑛為福建右

參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爲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於近城五里許斷

廣雅書局重栞

楷為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錄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為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眾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還建寧賊遂退保陳山　二月賊復下山攻

延平蓋張孫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千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旦賊視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

廣雅書局重栞

寨驚潰　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剿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戸龔遂榮僞貽留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

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寧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

張楷劉聚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於義烏掠人於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馬公嶺迫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於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

廣雅書局重栞

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爲總兵孫鏜陶瑾爲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麟耿定王晟率千戶楊清等擊賊麗水敗沒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

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顒死之時賊侵上饒顒奉張楷檄禦卻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

陳鑑胡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岩分劫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寧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

胡降之進寧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胡至京
錮錦衣獄有詔鑑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
參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
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　五月張楷入浙至
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
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
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
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
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
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

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囘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筅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隷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戸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令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賚榜入山反復譬曉

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柏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眾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

廣雅書局重栞

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餓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齎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於理議上以寇平

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江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峗嶫灌木蓊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況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趨之

如鶩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畱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於浙爲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遂闊阻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楷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既敗沒賊又滋

葉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畀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璫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虔取鏡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

茂七先後並殲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亥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閩閩民苦誅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爲墟赤羽徵兵青芻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閹柄政禍如是乎至於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雲宣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磴道素多槎枒羣盜易於伏莽黃門薙髮蠢乃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

此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番禺范公詒初校

番禺沈寶樞覆校